金鋒著



子母離魂劍

4

金鋒著

子母離魂劍

第四集



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目次

第十六回：陌路救危魂驚紫陽驛

原來乾隆的父親雍正，是滿淸一代心黑手辣皇帝，他做皇子的時候，已經遨遊四海，結納江湖異人，延攬了不少奇材異技的劍客到自巳的身邊，組成了歷史上有名的血滴子，誅鋤異黨，竄改遺詔，後來登其大寶，做了皇帝，雍正卽位之後，竟然使出兎死狗烹的手段來，把幫助自巳搶奪帝位的血滴子，一古腦兒毒死，一來殺人滅口，二來免得這些血滴子刺客日後變心，成爲心腹之患，（關於雍正和甘鳳池、白泰官、呂四娘等江南八大俠的恩恩怨怨，坊間說部巳多，本文不再贅述。）可是雍正不愧是個雄才大畧，深謀遠慮的皇帝，他在豢養血滴子的時候，把他們的妻小眷屬，親生兒女，一律搬遷到北京來，另編戶籍，像近代的極權國家一般，列爲「特戶」，派衞士嚴密監視，等到毒死了這些血滴子後，便把他們的兒女，統統撥入雍和宮裡，雍和宮就是雍正未曾登位，做四阿哥（卽是皇子）時候的府邸，由雍和宮的喇嘛撫養，男的凈身入宮做太監，女的分撥宮廷，充當秀女，使他們的兒女沒有報仇的機會，害死了人之後，還要防範他的子女，雍正可說是羅網週密了！小安子本來姓名叫做安順海，他的父親安德彪是血滴子裡面有數的人物，雍正在聚英樓毒死血滴子的時候，安德彪也罹難，小安子當時還在襁褓之中，當然不知道父親慘死的事，他自小在雍和宮裡長大，宮中喇嘛見他聰明伶俐，便指點他武功拳脚，小安子却是天生練武的胚子，聞一知十，進步奇速，十五歲便凈身入宮，做了太監，那時候雍正巳經死去多年，宮廷裡面的人，對雍正暴卒和血滴子的一切，諱莫如深，

小安子對自己的身世更加茫然了！乾隆帝心裡明白，說道：「你既然有這般武藝，朕特地施恩格外，由今天起，你不必供職內監了，就在朕的跟前，做個貼身侍衞吧！」小安子不禁大喜，立即跪倒叩頭，乾隆帝又跟和坤秘密商量了半天，決定微服南巡，由小安子扈駕，另外由樊威等四名漢人衞士，化裝平民，做先行官保護，即是乾隆帝與和坤每到一處地方，樊威四人首先到這地方住上一天半天，看看有沒有可疑人物，如果覺得沒有可疑人了，便通知乾隆帝君臣，到這地方宿歇，但是另一方面，樊威等四人仍舊要負起暗中保護之責，不過明面上裝做漠不相識，不在一起罷了！和坤看見乾隆帝警戒得這般嚴密，方才放心隨行，就在暢春閣較武的第五天早上，乾隆君臣開始了第六次遊歷江南的行程，乾隆帝仍舊用高天賜的假名，扮做巨賈殷商，和坤假扮管家，小安子呢？却扮做隨行的僮兒，君臣三人靜悄悄的離開了永定門，出現在京師以南的驛道上，他們沿着易水河向南走，經過豐台、望都、淶水、正定，繞道易州西陵，五天之後，已經到了保定府城，保定舊名淸苑，是北方各省交通的樞紐，乾隆帝這次南巡，是微服私訪性質，並不驚動官府，天色晚了，投宿客店，和坤挑揀了兩個乾淨的房間，付過店錢，就要帶乾隆帝到街上遊玩，那知道乾隆帝搖了搖頭道：「保定我到過幾次啦！沒有甚麼地方好玩，還是早點睡覺，明天淸早起程吧！」和坤看見乾隆帝神情抑鬱，彷彿有重重的心事，覺得十分詫異，不過皇帝這樣說，自己那好違拗，他陪着乾隆帝吃過晚飯，就要返回自己房間睡覺。

忽然隔壁的房間裡，傳來了一陣嗚嗚的聲音，竟然是女子的哭聲，十分淒切，乾隆帝滿懷心事，聽見婦人啼哭，心中更加懊悔，向和坤道：「你到隔壁房間看看，那位大娘啼哭，如果是沒有錢的，

給她一點銀子吧，省得吵耳睡不着覺！」和坤唯唯應諾，走過隔房，只見房門口圍了七八個人，有兩個是店夥，其餘的盡是住店的客人，個個搖頭嘆息，和坤向房裡望去，只見一個二十多歲年紀的少婦，對着炕上一個男人痛哭，那男子直挺挺的躺着，經已死去，少婦正在那裡呼天搶地，和坤便問店夥道：「喂！小二哥，這娘子是甚麼人，死的人是她丈夫嗎？」店夥答道：「爺台！是呀！那個死了的男客是姓秦的，名叫做甚麼秦望道，啼哭婦人是他的老婆，說起這姓秦的，却是可憐，他本來在京師刑部裡做個小小的司道員，因爲居官淸廉，不肯巴結和坤那奸相，丟了官紗，打算和妻子返回江南故里，那知到了保定，投宿敝店的第二天，突然害起病來，一病就是一個多月，手頭沒有積蓄，連妻子的首飾也拿去典當了請大夫，吃了十幾天藥，病總不好，剛才一命嗚呼了，眞個怪可憐呀！」和坤本來打算給對方一點銀子，可是那店夥的口沒遮攔，說出奸相和坤的字眼，當着和尙罵禿驢，（就這店夥本人來說，他當然不知道眼前的人就是和坤。）試想一想，和坤一聽之下，是何等氣惱呢？他由鼻孔裡哼了一聲，正要發作，冷不防背後有人說道：「東家來了！」

擠在房門面前的人，當堂引起一陣騷動，原來是客店的東主，帶着賬房先生，大搖大擺的到來，店東是個四十歲左右的山東人，還是個大胖子，看了看房中的情形，一面孔討厭的神色，向那婦人說道：「秦夫人！秦老爺去世了，人死不能復生，不要哭啦！你住了個多月的店，欠下了半月房飯賬，我也自認倒霉，老糠軋不出油，不向你追討了！秦夫人，你也要通情理，今天搬房間吧！」聽那東主口氣，竟然是下逐客之令，要秦望道的妻子立即離店！秦夫人拭淚道：「老闆，我一個孤苦伶仃的女人，無親無故，實不相瞞，丈夫死了，連買棺材的錢也沒有……」她還要說下去，胖店東立即截住她

的話頭，不耐煩的說道：「算了算了！我不管你有沒有親故，更不管你有沒有錢買棺材，你今天馬上搬走！我這客店還要做生意！」那些住店人客看見店東尖酸刻薄的嘴臉，雖然忿忿不平，却沒有一個人胆敢說半句話，忽然背後一個清朗口音道：「豺狼當道，安問狐狸？總之，這是一個錢的世界！」

大家愣了一愣，急忙回頭看時，走廊上不知那個時候，已經來了一男一女，男的是個英姿颯爽的少年，猿肩鳶背，長身玉立，眼露英光，頭戴六瓣武生巾，身穿英雄褲褂，看去不過廿五六歲年紀，那女的一個呢，年華雙十，俏生生的一張瓜子臉兒，柳眉星目，口若櫻桃，齒如編貝，穿了一身銀白色的短裝，越發襯得秀骨珊珊，英氣逼人，這一男一女昂然大步的走

過來，向那胖店東道：「老闆！這位秦家大娘子欠你多少店錢，請說！」

胖店東把面孔一板，說道：「哦！她欠我多少房飯錢嗎？錢並不多，總共是六兩四錢銀子正……」少年陡的伸手向腰包裡一掏，取出一錠黃澄澄的金元寶來，向那店東面前一遞，說道：「這個給你！可



秦望道病死在客店，無以為殮，店東還到來下逐客令。

夠了吧！」胖店東一見了黃光四射的金子，登時眉花眼笑，剛才板着的面孔，已經飛到「爪哇國」去了，連聲說道：「夠啦夠啦！多謝多謝！」要知道滿清時代，金和銀是一與三十之比，一兩黃金可以兌三十兩銀子，秦望道欠的房錢賬不過六兩多錢，少年這一錠金元寶足有兩半重，換句話說，即是四十五兩銀子了！眼睛是黑的，銀子的白的，叫那店東怎不心花怒放呢？少年却把面孔一沉，說道：「慢着！我這一錠金子，並不是償回房飯錢便算，你要留秦夫人在店裡再住三天，一切喪事殯葬，你們闔店上下的人，都要幫忙，可知道嗎？」胖店東連聲說道：「行行！人家死了丈夫怪可憐的，咱們應該盡力幫忙啦！」和坤在旁邊想，這少年看去不過二十多歲年紀，却是非常的精通江湖門檻！

少年看見胖店東答允幫忙喪事，方才把金子交給他，又掏出另外一錠金元寶來，也有一兩多重，給秦望道妻子道：「夫人，你拿這錠金子到本店賬房兌換錢銀，買一口棺材把尊夫殮葬，多餘的拿來做盤川，返回家鄉去吧！夫人，你的家鄉在那裡呢！」秦夫人感泣涕零道：「公子眞是再世的孟嘗君，先夫家鄉是江南常州，這一次拙夫不幸身故，得到公子幫忙，起死人而肉白骨，不但小婦人感激莫名，就是先夫在九泉下，也深深的感戴，等候來生結草啣環，報答公子罷了！」

少年哈哈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西馬縱橫河朔，此心可對蒼天，這金子又不是我的，夫人何必言謝，辦完尊夫喪事，儘速返回常州吧！不要在這裡逗留啦！」他說話的時候，俊目横盼，向和坤面上一瞥，說也奇怪，和坤不由自主，打了一個寒噤！他忽然覺得自已衣角被人一扯，不由嚇了一跳！急忙回頭看時，扯自已衣服的正是小安子，祇聽見小安子低聲說道：「管家，爺爺叫你進去！」爺爺兩字就是乾隆皇帝，和坤和小安子在路上，叫皇帝做爺爺，和坤瞿然驚悟，他不再聽那少年

的開文了，立即走回房裡，祇見乾隆帝一面不耐煩的神色，問道：「你到隔壁房間看過情形怎樣，那婦人不再啼哭了，是你給錢她嗎？」和坤搖搖頭道：「禀告爺爺，隔壁房間住的是一個窮候補官員，得病死了，他的妻子在那裡哭，已經有人代她出錢殮葬，客店裡面五方雜處，耳目衆多，咱們還是少管閒事吧！」乾隆帝不禁嘿然。當天晚上一宿無話，次日清早起來，君臣三人算清了房飯錢，離開保定府城，繼續向南進發。

一路上有話便長，沒話便短，君臣三人在路上走了三天，不經不覺到了磁縣，由這裡向南走，就是河南省境了，乾隆帝到了磁縣時，天色已經入暮，乾隆帝覺得飢腸轆轆，便向和坤說道：「我覺得肚子餓得很，且慢投店，吃點酒飯再說！」和坤唯唯諾諾，磁縣是個荒僻的縣城，沒有怎樣講究的酒樓，祇有幾間飯館，和坤看見這些飯館地方狹隘，桌椅骯髒，他是個享受慣了的人，不禁皺起眉頭，可是皇上要吃飯，祇好找了一間比較乾凈的進去，君臣三人揀了座位，店夥進來問要吃甚麼飯菜？和坤滿肚皮沒有好氣，雙眼一瞪，說道：「還問甚麼？爺爺有的是銀子，拿上好的飯菜來吧！」

這店夥滿面陪笑，連聲答道：「爺台！是是！」過了半晌，端了四大碗菜出來，一碗是醬豬蹄，一碗是白煮鴨子，還有兩碗是韮黃炒蛋絲和酸醃竹筍，乾隆帝見了這些飯菜，便自納悶起來，因爲他在宮中食前方丈，山珍海錯，水陸紛陳，（照清人的筆記，單是描寫慈禧太后和光緒帝用一頓便飯，就要九九八十一碗菜，極窮天下珍肴百味，除了這八十一碗菜之外，還有四碟冷盤，八件甜點，八件鹹點，以及一十二道水果，照滿淸時期的低廉物價，皇帝的一頓飯也要八百多兩白銀，專制時代帝皇服用的豪華，可以想見！）已經飽飫了膏粱美味，乾隆帝最喜愛吃的，還是蘇杭式的小菜，一旦見了

這些粗菜，如何能够下咽？和坤察貌辨色，知道乾隆帝不高興，立即把店夥喊來，罵道：「王八羔子！老子叫你拿上好的飯菜來，你怎的竟來這些連豬狗也不吃的粗菜？你當爺們是畜生嗎？混帳！」

店夥慌忙說道：「爺爺，這已經是上好的菜式了，怎可以說是粗菜哩！」和坤怒道：「胡說！咱們爺最愛吃的是蘇杭小菜像醋溜魚，肉絲卷，蓴菜羹這一類東西，你怎的不弄來？」店夥不禁生氣起來，說道：「咱們這裡不是蘇杭館子，那裡有這樣的菜式，磁縣是一個窮地方，那裡有南方的醋溜魚和蓴菜羹，爺台不吃，就請到別處吧！」和坤冷笑一聲道：「到別處就到別處，爺爺有的是眞金白銀，何愁吃不到好東西！爺，咱們就走！」店夥道：「那麼，請爺們付賬吧！一共是三錢四分銀子！」乾隆帝不耐煩的說道：「給他！」和坤却是狐假虎威，瞪眼說道：「一個錢也不給，咱們又不會吃過你的菜，怎的要給你錢，你當我們是羊牯嗎？快滾！」店夥見他不肯給錢，那裡肯罷，和坤心頭火起，劈拍一聲，給了對方一記耳光，店夥掩面大叫道：「反了反了！吃飯不給錢還打人，快報官去！」

和坤聽見店夥要報官，嗤的一聲冷笑道：「報官？你的知縣大人見了爺爺，恐怕叩頭還來不及呢！」話才說完，一個熟悉的清朗口音說道：「師妹，天下最可惡的，並不盡是那些財主，却是那些篾片幫閒，這些人狗仗人勢，眞個是男盜女娼也不如！」和坤回頭後望，不禁吃了一驚！說話的不是別人，正是保府城客店裡，仗義拿金子資助秦夫人殮葬亡夫那一對少年男女！

這兩個少年男女坐在飯館側面座位，面前放了一瓶高粱酒，一盤饅頭，幾色小菜，和坤心中光火，戟指喝道：「龜蛋，你罵那個？」（龜蛋是北方罵人的一句口頭禪，跟廣東話罵人契弟同一意

義），少年哈哈一笑道：「不錯啊，就是龜蛋罵我！」和坤面上一紅，知道對方口齒伶俐，自已一時疏忽，被他討了便宜，心中越發惱怒，可是他看見這一對少年男女腰佩長劍，分明是會武的人，害怕吃眼前虧，不敢上前打他，和坤回頭向小安子叫道：「小管家，你過來給我教訓他一下！」

那少女陡的指出竹筷向桌上一夾，夾起一個肉心饅頭，手腕一甩，那饅頭呼的一聲，似弩箭離弦般直飛過去，拍的一响，打中和坤嘴巴，一個軟如棉的新鮮蒸熟饅頭，塞進和坤的口裡，力猛無比，不但打得嘴唇發腫，而且流出牙血，和坤要破口大罵，牙齒舌頭被饅頭粘住了，哼哼哈哈，罵不出半句話來，飯館裡還有不少食客，看見和坤狼狽的樣子，不禁哄然大笑！

乾隆帝看見那少年女子居然有這樣奇準的眼力，和過人的腕勁，不禁納罕起來，他伸手抓了一塊碎銀，塞入店夥手裡，叫道：「拿去！」又向小安子道：「你上前去看看！」話未說完，那少女又用竹筷夾起第二個饅頭，叫道：「一個還不够嗎？再吃一個！」竹筷甩處，第二個饅頭夾着勁風，猛向和坤胸膛飛到！

這一個饅頭如果打中和坤，和坤就要跌倒在地，當堂出醜！小安子却是手急眼快，不等乾隆帝的吩咐，伸手向桌面一抓，抄起一隻空酒盅來，運力一擲，那酒盅杯口向前，杯底在後，直飛過去，迎着饅頭一撞，不但抵消了饅頭的勁力，杯口還把饅頭一合，倒飛回去，拍的一聲，飛過少女頭頂，直嵌在少女身後的土牆上。北方的土牆雖然是泥造的，因爲地土乾燥，比石頭還要堅實，小安子擲出的酒杯不過是普通陶土燒成的，質地脆硬，非常易碎，但竟能嵌入堅硬的土牆裡，少女不禁嚇了一跳！

少年看見小安子年紀輕輕，居然有這樣驚人的手段，不由面色微變，問道：「足下是誰？尊師是

那一位？」小安子笑了一笑道：「我就是我！有甚麼師傅與不師傅？你覺得不服氣嗎？咱們可以較量較量！」少女柳眉倒豎，杏眼睜圓，錚的拔出身邊佩劍來，是一口青鋼劍，精芒耀目，店夥看見她亮兵刃，失聲叫道：「哎呀！」

小安子昂然不懼，交手抱胸，好像不把對方放在眼裡，少年看了他的氣派，暗暗詫異，又看見乾隆帝衣服麗都，一副不怒而威的樣子，心中越發怗惙，說道：「師妹慢來！這是有王法的地方，不能夠胡亂打架！」少女冷笑說道：「有王法的地方？如果有的，這篾片不敢胡亂伸手打人啦！」和坤剛剛把口裡的饅頭挖出來，聽見少女罵自已做篾片，不禁怒氣上沖，就要上前，少年已經叫道：「師妹住口！師傅的教訓你難道忘記了嗎！」又向小安子拱手道：「老弟高姓？」

乾隆帝向小安子使個眼色，小安子何等聰明，已經肚裡明白，他扮了個鬼臉，笑道：「我又不是和你攀親，要娶這位姑娘，何必通名道姓！」少女一聽之下，紅霞泛頰，大怒說道：「該死東西！」她把劍向桌上一放，飛身一竄，搶過少年前頭，舉手一掌，使了招「鬼王撥扇」，虛實相乘，向小安子面上摑去！

小安子的本領却是怪異無比，少女向他撲來，他祇微微的一偏身，左手叉住腰肋，始終不動，右手陡的一伸，也不移動脚步，五指如鈎，抓向少女玉腕寸關尺脈，出手之快，固然無與比倫，時刻部位拿揑之準，簡直神乎其技，少女暗吃一驚，疾忙用個「漁夫撒網」，倏的一收掌勢，雙足蹴起，用了招「鴛鴦連環腿」，猛向小安子胸口踢去，小安子左手仍然不動，右手反掌一拍，擊向少女脚踝的「巨骨穴」，少女向後一跳，叫道：「小子！你怎的用一隻手跟我比武？」

小安子哈哈大笑道：「用一隻手便可以打贏你，何必要兩隻手！」少女勃然大怒，雙拳一分，使出武當長拳，前縱後跳，手脚並用，一陣拳脚，有如狂風暴雨，小安子笑道：「好拳脚！」他索性雙手揷腰，使出一路怪異的身法來，左竄右跳，疾若飄風，跟着那少女的拳脚，滴溜溜的亂轉，少女一口氣攻了二十餘招，半下拳脚也打不到小安子的身上，心中又羞又惱，額汗涔涔，小安子有意在皇帝面前逞能，一邊閃竄，一邊口裡說着，這招不對，那式不合，就像師傅指教徒弟一般，少女更加憤怒，倏地把銀牙一挫，霍的一個翻身，舉手一揚，一蓬銀絲光雨，激射而出，直向小安子身上射去。

少年大吃一驚道：「師妹不行！」少女打出來的暗器，是一蓬梅花針，約莫有十幾支，她用「倒洒金錢」的手法發射出來，支支射向小安子的五官七孔，她的暗器雖然沒有淬染毒藥，假如射中的話，也要終身殘廢，那知道小安子的本領，豈是等閒可比？他看見許多飛針打來，不禁獵心喜，施展聽風接暗器法，雙臂一伸一縮，身子旋風似的一轉，竟把十幾支飛針，齊齊抄到兩手掌裡，沒有一支接漏，少年不禁大駭！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小安子叫了一聲：「來而不往非禮也，原璧歸趙！」話才出口，雙手一揚，十數枚飛針激射而出，少女乍覺眼前一花，上下左右全是飛針影子，自已不論跳高竄矮，閃左避右，少不免要被飛針射中，少女危急中陡生飛智，立即就地一滾，用地堂功滾進桌底，祇聽見嗤嗤嗤十幾下响聲，所有飛針射中在桌上，少女嚇得魂飛魄散，匆忙中也不知道自已有沒有給飛針射中，立即一個「鯉魚打挺」，由另一面桌底竄了出來，站回地上，祇聽見小安子一聲長笑道：「姑娘，承讓了啦！」

少年和少女一看那張桌子，不禁驚得呆了！原來這一張小小的飯桌，四條桌腿之上，整齊齊的插

了十幾支飛針，支支嵌進木裡二三寸，祇露出半截針尾來，最妙的是四條桌腿同時中針，沒有一支飛入桌底，換句話說，少女並沒有傷着一毫一髮，祇不過用了一次地堂功，滾得衣服上沾滿塵土罷了！少年少女驚駭之餘，知道小安子本領的高強，出乎自已意料之外，如果再跟他動手，等於自討其辱！少年苦笑了一聲道：「一山還有一山高，這位小管家好俊的功夫，咱們走吧！」少女把寶劍揷回鞘內，叫道：「夥計！收錢！」玉手一揚，擲出一錠碎銀，這一男一女頭也不回，大踏步走出飯舖去了，和坤連聲叫道：「小安子！快抓住他！」小安子搖了搖頭，乾隆帝道：「算了算了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！」君臣三個人離開飯館，走到別一家去吃飯，仍舊是那些粗菜，和坤再不敢妄作威福了，胡亂吃了一頓，當晚在城裡住了一晚客店，第二天離開磁州，直向河南進發。

他們走離磁州，足足走了一天的路，天色又黑下來，和坤忽然看見路邊豎立一塊木牌，寫着「紫陽古驛」四字，乾隆帝不禁呆了一呆說道：「糟了！今天貪趕路程，錯過宿頭，沒有歇息之處！」原來古時交通沒有現在的便利，陸路上一般商旅來往，多半行走驛路，所謂驛路就是官府開出來的大路，每逢隔三十里地方，必定有一個驛站，驛站本身必定設有一個驛丞，總管公文來往，與及招待過路官員的食宿，不過凡是有驛站的地方，附近必定沒有市鎭，（因爲有市鎭的話，便不用設立驛站了）乾隆帝遊玩過幾次江南，對這點並不外行，他向和坤這樣一說，和坤點頭說道：「皇上，今天晚上咱們要睡驛站了！」

乾隆怔了一怔，說道：「那麼，朕豈不是要表露身份？」和坤說道：「皇上，事急從權，那也沒有別的方法！」乾隆祇好向小安子吩咐幾句，小安子使開脚程，向前跑去，不到半晌，他已經和暗中扈駕的樊威取得聯絡，乾隆帝跟和坤一同到了驛站，驛丞官已經接到樊威的消息，知道皇帝到來，立卽帶領所有驛卒，出門跪拜迎接，乾隆吃過酒飯，和坤便向驛丞說道：「這次聖駕南巡，皇上旨在深入民間，獨求幽秘，所以並不驚動地方官府，你們切不要洩漏皇上的行踪，不然的話，小心腦袋！可知道嗎？」驛丞連聲說道：「奴才不敢！」當天晚上，乾隆君臣就在驛站睡覺。

這驛站十分簡陋，祇有一間比較像樣的臥房，乾隆與和坤祇好聯榻而眠，可是這天晚上，乾隆始終輾轉反側，不曾闔眼睡覺，和坤覺出來了，問道：「皇上今晚怎的睡眠不寧呢？保重龍體要緊，早點睡吧！」乾隆嘆了一口氣道：「你那裡知道朕的心事，來來來，我來問你一句，你瞧朕像漢人，還是像個滿人？」和坤吃了一驚，急忙說道：「老佛爺何以出此言？聖上是鳳子龍孫，陳閣老家園丁厮役之言，未必可信！」

乾隆喟然說道：「卿言差矣！戰國時也有過呂不韋的故事，如果這次巡遊江南，得解疑團，朕立卽下令改變祖制，恢復漢人衣冠，你說好嗎？」和坤一聽這幾句話，不禁大駭！原來滿淸自從多爾袞奉順治帝入關，滅亡明室之後，便下令天下所有的漢人，一律要薙掉頭髮蓄辮子，穿胡人的衣服，兩江總督洪承疇還下了一道命令：「留頭不留髮，留髮不留頭。」換句話說，那一個不肯薙髮長辮的，立卽殺頭，當時南北各省之中，也有不少漢人寧死不屈，砍了頭也不肯留長辮子，尤其以讀書人佔最多數，（第六才子金聖歎，就是因爲不肯遵薙髮令被殺。）被滿淸官府殺了不知多少，才把全國漢人鎭服，百多年來，歷安無異，那知道乾隆帝忽然想起恢復漢人衣冠的念頭，可說是破天荒的一件大事！不過和坤也知道乾隆帝這個想頭絕不容易實現，朝上太后的阻撓，王公大臣的反對，在在可以使

皇帝的願望成爲泡影，他爲了避免掃皇帝的興，祇好隨口附和道：「聖上聰明睿智，此舉當然上體天心，下俯民意！」

皇帝看見和坤也贊同自己意見，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好！咱們各自就寢吧！明天還要趕路！」和坤應了個是字，正要睡覺，乾隆突然由炕上翻起來，舉手一掌，拍的打滅燈火，和坤吃了一驚！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在燈火熄滅的刹那，屋上明瓦突然被人一揭，嗤嗤嗤，幾縷寒光破瓦穿入，並不奔向乾隆，直向和坤打去。

乾隆已經有了防備，他雙手執着被角，陡的把棉被向上一揚，這幾縷寒光完全射在被面上，全憑皇帝這樣的一下子，方才救了和坤的性命，祇聽見窗外有人喝道：「這厮正是奸相和坤，快快殺他！」話剛說完，砰的一聲大响，臥房的窗扇被人一脚踢開，嘩啦啦的倒下，和坤喊了一聲：「救駕！」窗外咕多一聲大响，那踢破窗扇的人似乎一交仆倒，接着是小安子的口音喝道：「出去！」

和坤聽了小安子的聲音，彷彿死囚逢赦，飛出去的三魂七魄，方才勾了回來，接着窗外有人叫道：「師弟！快來拚他，這小子的本領厲害得緊！」小安子哈哈笑道：「朋友，咱們眞是有緣，磁縣見過一面，今天晚上又在這裡遇着了，比試幾個回合才走吧！」話未說完，樊威等四侍衛已經由鄰房裡衝出來，厲聲大叫：「大胆刺客！居然行刺皇上！」接着是一陣叮叮噹噹，兵刃交擊的响聲，和坤知道樊威也出來助戰，心胆頓壯，勉強長起身來，湊近窗框底下，就着踢掉的窗扇缺口，向外一看，那知道他剛才一露面，眼前白光閃處，呼的一响，一物向和坤迎面飛到！

第十七回：博浪一聲權奸喪胆

和坤嚇得魂飛魄散，連忙把頭一縮，格登一响，一支鋼鏢擦着他的頭髮飛過，釘在牆上，乾隆急忙叫道：「卿家趕快伏下，不要張望！」和坤趁勢伏倒在窗台下，外面院子裡又响起一陣叮叮噹噹，兵刃交擊的聲音，把個和坤嚇得屁滾尿流，索索顫抖！

原來這天晚上，小安子保護乾隆帝在紫陽驛裡宿歇，他自已因爲職位低微，不能够跟皇帝同一個房間睡覺，只好睡在驛站的耳房裡，他和乾隆和坤住的房間，只隔了一座院落，入黑之後，小安子身負警衛御駕的重責，那裡敢自已睡覺？就在近窗處拉了一把椅子坐着，閉目養神，這裡是一個荒涼的驛站，入黑之後，已經路絕行人，萬籟俱寂，只有遠處傳來三兩下村犬吠聲罷了！小安子正在運氣吐納，屏息絕慮的時候，忽然聽見一陣輕微的脚步聲，由遠而近，將近到了驛館牆外，聲音突然停止，小安子矍然驚悟，想道：「啊！今天晚上來了夜行客！」

他立即轉頭向窗外一望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牆頭上颯颯兩聲，跳上兩個夜行人來，月色迷離之下，看得淸淸楚楚，這兩個夜行人是一男一女，年紀不過二十多歲，皂帕包頭，穿了黑綢夜行箭衣，這一男一女的貌相生得十分英挺，身手也很矯捷，剛才跳上牆頭，男的一個用手指了指乾隆帝睡的房間，女的一個低聲問道：「大哥，奸相就在那邊房裡嗎？」男的點點頭道：「不錯，良機難得，咱們快快竄上屋瓦！」話剛說完，他兩個已經使出「燕子飛雲縱」身法，一扭腰身，颯颯兩响，已經縱到驛站

睡房的屋頂上，彎腰去揭明瓦，小安子知道這兩個夜行人到來，必然是打算行刺中堂相國，換句話說，也卽是對乾隆帝本身不利，他心中一着急，立卽順手一抄，抓起椅子旁邊擱着的布鞋，運足手勁，拍拍兩响，兩隻布鞋破窗飛出，宛似過度流星，向這男女兩人的背心飛過去！

小安子這一下手法奇準，這兩隻布鞋不偏不歪，拍拍兩响，第一隻打中男的腰背「神藏穴」，第二隻打中女的肩背後「風池穴」，布鞋本是柔軟之物，可是小安子腕力强勁，這一下把他們打得穴道發麻，在瓦面上立足不住，撲通咕多，滾跌下來，一交摔到院子裡，小安子挺身一竄，破窗穿出，男的一個却用個「鯉魚打挺」，霍的由地上跳起來，鋼刀呼的劈出，砍向小安子脚踝，憑良心說一句，小安子雖然本領高强，因爲年紀還小，心腸並不怎樣惡辣，他看見這一男一女年紀青青的，如果被自己抓住了，行刺犯駕，都是凌遲滅族的罪名，簡直是有死無生，所以小安子不忍心捉拿他們，但求把對方趕跑便算，少年一刀砍來，小安子把身子畧畧一偏，避過刀鋒，用擒拿手絕技，反臂一勾，左右兩指已經夾住少年的刀背，往回一奪，登時把對方的刀奪了過來，接着一抬右腿，砰聲把少年跌了個大跟斗，跌得頭青面腫，少女恐怕小安子傷了自已的兄長，柳葉雙刀一晃，「亂剪梅花」，呼呼，分砍小安子的左右兩肋，小安子不慌不忙，出手迅疾無比，身子一探已經由刀影中鑽過，兩指一勾，照舊使用擒拿手法，把少女左手柳葉刀搶在手裡，平着刀身，向少女右手刀背一敲，他這一手以敵刃擊敵刃的手法，快捷異常，用力恰到好處，只聽叮噹一聲，少女右手柳葉刀也脫手飛去，這時候小安子如果反過刀鋒，向橫一抹，少女就要喪生在他的手下，可是小安子却沒有下這一着殺手，低聲叫道：「快走！」這兩個字一說出口，少年和少女感到出乎意料之外，狼狽地扭轉身來，就要跳牆逃走，冷

不防牆頭上刷刷兩聲，縱上兩個人影來，也是一男一女，這兩個少年男女比起先來的一對身材稍高，死眉死眼，面孔焦黃，原來戴了人皮面具，男的拿着一柄光閃閃的青鋼長劍，女的也拿一柄長劍，可是劍尖却頂着一隻精鋼的假佛手，被小安子打敗的那對少年男女，立卽叫道：「師兄！師姊！快來幫手，這鷹爪子十分手硬！」男的一聽之下，面具動了一動，颯聲飛掠下來，刷刷刷，連刺三劍，這是武當連環劍法裡面的「龍門三擊浪」，小安子看見對方一出手，便知道這蒙面少年武功造詣，遠在先來一男一女之上！當下不敢怠慢，身子一矮，「枯藤生花」，閃過了對方的迎門三劍，猝的一脚直飛起來，踢向蒙面少年的白海穴，這一脚來得沒影無形，蒙面少年只好向後一跳，蒙面少女却嬌叱了一聲：「看招！」佛手劍抖了兩抖，「亂推彩雲」，由斜裡遞出來，撞打小安子的「天池穴」和「血海穴」，小安子忽然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我以爲來的是那個？原來是在磁縣飯舖內的朋友！」

原來小安子這人機警異常，他聽見蒙面少女的「看招」兩字，立卽認得她是磁縣交手之人，少女佛手劍快要點着小安子胸口的衣服，小安子陡的使出「鐵指功」，駢伸右手中食兩指，向蒙面少女佛手掌一彈，別小看了他這隨手一彈的力量，蒙面少女的佛手拐立卽向左邊盪開，蒙面少年一劍向他肋下刺來，小安子以一敵二，昂然不懼，跳高竄矮，超距如風，掌劈指戳，出招如電，眨眼之間，已經和這對蒙面少年男女對拆了十幾個回合，這一男一女用盡生平本領，雙劍迴環掣刺，兀自佔不了小安子一絲一毫的便宜，另一方面驛站的衛弁巡卒也紛紛醒覺，搶到院子之內，火把亂明，喊聲震天，這對蒙面少年男女看見皇帝的衛士完全驚起，知道要想行刺和坤是不成了，正要三十六着，走爲上着，恰好這時候和坤由窗台下面，探出頭來，少年十分眼快，一下瞥見，立卽探手取了一支鋼鏢，反臂一

兩隻布鞋破窗飛出，宛似過度流星，直向那少年男女背心飛襲過去。

甩，把鋼鏢朝着窗裡飛去，這一鏢險些兒打中和坤，要了他的狗命，小安子一聲斷喝，欺身進步，舉手一掌，「仙人拂袖」，向那蒙面少年持劍手背打去，蒙面少年因爲發鏢襲擊和坤，未免分了一點心神，被小安子拍的一掌打在手背上，他虎口立即鬆開，長劍掉頭跌落，小安子正要再遞一掌，按到蒙面少年胸前，那少年陡的一脚由底下飛起來，他這一脚不是踢人，而是踢劍，脚背恰好兜着劍柄，劍身被他一兜之力，向上一揚，反刺向小安子咽喉，蒙面少年這一下怪招是武當連環劍絕着，名叫「彩虹貫天」，小安子出其不意，連忙向左一跳，蒙面少年趁勢一伸手抓住劍柄，叫道：「風緊，扯呼！」少女立即一個翻身，跳上牆頭，先前吃虧的一男一女，也跟隨着縱上，蒙面少年却一個人押後，小安子向他喝道：「別走！快把青子留下！」左腕一勾，右掌一拿，用擒拿法來奪他寶劍，蒙面少年知道小安子的擒拿手法厲害，倏地一旋腰身，用了招「蘇秦背劍」，連人帶劍向右邊竄出去，小安子正要跟踪追撲，猛覺眼前亮光一閃，一連串銀星迎面飛來，原來那少女一反手打出一蓬暗器光雨，她這回打的不是飛針了，竟是七八顆扁平的鐵蒺藜，這種鐵蒺藜比起上回在飯舖交手用的飛針還要厲害得多，小安子一見之下，立即叫聲：「不妙！」倒身向地一滾，接着用地堂功，骨碌骨碌，一連翻了幾翻，那七八顆鐵蒺藜統統射在地上，並沒有傷着小安子，可是他再跳起身時，這四個少年男女已經去得沒影無踪！那些衞弁兵勇空自吶喊了一陣，誰也追趕不上，不外是裝腔作勢這四個字而已！

刺客遠去，小安子方才返到臥房裡，向乾隆帝和坤二人請安，和坤嚇得面如白紙，說不出半句話，乾隆帝却保持着鎮靜的態度，他約畧問了小安子和刺客交手的經過，點了點頭，說道：「卿家本

領高強，力退宵小，朕心甚是安慰，這件事不必放在心上，明天照舊趕路吧！」小安子唯唯諾諾告退。

作者寫到這裡，要抽出空暇來，說明這四個少年男女的來歷，他們到底是甚麼人？跟和坤有甚麼仇恨！怎的要三番四次的行刺奸相呢？這裡大有說明的必要，原來先進來的一對少年男女，是同胞兩兄妹，男的叫凌志輝，女的叫凌雲燕，她兩個本來是江蘇常州人，跟謫貶西域的狄浩川還沾了一點親故，狄浩川有一個堂姊，嫁給凌志輝的生父凌天驥，凌天驥跟狄浩川還是同寅，狄浩川做京官時候，凌天驥也在刑部裡當一份差事，不過那時候和坤當時得令，炙手可熱，非親不取，非財不用，凌天驥天性耿直，不善逢迎，和坤看不順眼，便把他外調到甘肅酒泉去，當一份錢糧主簿，「主簿」這官職等於今日的秘書，比縣官低一級，錢糧主簿就是專管錢糧的收支和核計，凌天驥本來不是這類人材，楚材晉用，少不免滿懷鬱抑，那知道禍不單行，有一次他因為核計錢糧，錯了一筆進帳，支多了二千多兩銀子的庫帑，給層憲發覺了，立即扣押起來，說他虧空公帑，應該問個斬罪，好在酒泉縣的縣官，為人也還剛正，知道凌天驥實在無辜，一力替他在上司面前說項，極力開脫，方才把他問了一個失職的罪名，只要他變產賠償，革掉官職，永不錄用。這樣一來，總算保存性命，不過凌天驥在常州故里的一點田產，已經變賣清光了！照道理說，凌天驥的房屋田產，至少也值得三四千兩銀子，足可以補償庫帑而有餘，可是凡是消耗公帑的，照清朝的律例，犯法人的田產，不能私自買賣，要交官府主理，試想一想，銀子是白的，眼睛是黑的，世上那有許多清廉官吏呢？主持變賣凌天驥田產的官員，上下其手，串通一氣，明明值三四千兩銀子的田產，他們硬說只值一二千兩，七除八拆，結果把

凌天驥一份家當，完全變賣清光，凌天驥一氣之下，生出病來，臥床不到十幾天，便自一命嗚呼了！凌天驥臨死的時候，把凌志輝、凌雲燕兄妹叫到病榻面前，把自已被和坤構害的經過，說了一遍，才道：「為父做了一世清官，却落得這樣的下場，這完全是和坤當道，陷害忠良，你們將來學文學武，一定要給爹爹出氣！」凌志輝兄妹那時候不過十三四歲，泣不可仰，凌天驥又說道：「為父在五年前，有一次路過湖北桐柏山，遇着一位全真羽士，名叫鐵簑眞人，他曾經向我微言諷諫，他說豺狼當道，清官實不易為，勸我不如及早急流勇退，咳！如果我當年聽他的話，那裡會有今天呢，我明白了！這位鐵簑眞人是一位風塵異士，他住在黃梅山……」凌天驥說到這裡，底下的話還未來得及說了出，便嚥了氣，凌志輝兄妹放聲大哭，家人苦苦相勸，他兩兄妹方才收淚，把父親草草殮葬，辦完凌天驥的喪事，凌志輝看見自已家裡環堵蕭然，別無長物，便向凌雲燕道：「妹子！我們這一次給和坤奸賊害得人財兩空，連生活也過不了，怎樣能夠替爹爹報仇呢？你可有主意嗎！」原來凌雲燕雖然是個女子，平日却很有一點男兒氣概，她不假思索的說道：「和坤權傾天下，咱們兩個無拳無勇，怎可以替爹爹報仇，除非練成江南八大俠那樣的本事，方才可以報仇雪恨哩！」因為那時候正是乾隆年間，江南八大俠（即了因、周濤、曹仁父、路民瞻、李源、甘鳳池、白泰官、呂四娘）雖然是老的已老，死的已死，可是八俠在江湖上一般俠義史實，還深深刻印在江南幾省人的腦海裡，所以凌雲燕才說出這兩句話，凌志輝恍然大悟道：「啊！對了！父親臨終的時候，不是向我們說湖北黃梅山上，有一位鐵簑眞人，是個身懷絕技的風塵異人嗎？咱們立即找尋他，拜在他的門下，練成本領，豈不是可以找和坤報仇？二妹，你以為對不對！」他們兩兄妹全是十幾的歲小孩，少不更事，想到便做，那裡

知道事情的難處？立即變賣了家中一點舊東西，兄妹兩人便自離開常州，向湖北進發了！可是那時候大江南北，有不少人販子，活動往來，這些人販子是有秘密機構做背景的，經常在水陸碼頭，熱鬧城鎭出沒，遇見未成年的少年男女，沒有大人跟隨着的，立卽上前動手，有的用悶烟把人噴暈，有的用甜言蜜語，勾引對方上釣，把這些少年男女帶到自己同黨設立的秘窟裡，立卽囚禁起來，男的運到遠地去，賣給有錢的財主做家奴，女的索性賣給青樓妓寨，當作雛妓，推下火坑，出賣肉身，凌志輝兩兄妹還是第一次走江湖，渾頭渾腦，而且穿着重孝，沒有大人陪件，當然成爲人販子的獵物了！他們走到蕪湖附近，已經被兩個人販子看中，這兩名人販子一個叫花面驢許五，一個叫白額狼崔立，一心一意要把凌家兄妹拐騙到手，許五首先上前，裝做假好心的樣子，跟凌志輝兄妹說長道短，問他們是那裡人？打算到那裡去？凌志輝天眞爛漫，那裡知道世途險詐，便把自己要到黃梅山找尋鐵簑眞人練武的心意說了，許五立卽打蛇隨棍上，他說自己是湖北人，知道黃梅山在那裡，現在也打算返回湖北一轉，可以和凌志輝兄妹同走一路，並且在沿路上照顧他們，凌志輝不禁大喜，便和許五一同出發，那知道剛才一出蕪湖鎭外，許五立卽拿出悶烟來，向凌志輝兄妹面上一噴，他們兩個立卽覺得頭昏腦脹，天旋地轉，許五笑道：「你們覺得頭暈眼花嗎？這不打緊，我可以僱車子送你們到一個地方去，好好的睡一覺！」凌志輝兄妹雖然中了悶烟，心頭還很清醒，聽見許五這樣一說，知道着了他的道兒，要想掙扎叫喊，可是中了迷烟毒性，口不能言，手痠脚軟，那裡有反抗的能力，只好任由人家擺佈，許五說」這兩句話，立卽吹了一聲口哨，遠處來了一輛馬車，駕車的不是別人，正是同黨人販子的崔立，許五哈哈笑道：「併肩子！兩隻肥羊到手啦，扶他上騾車吧！咱們立卽趕到銅陵去，見着了瓢把子，獻上肥羊，這女娃兒樣子不錯，瓢把子一定會賞賜我們呢！」崔立應聲跳了下來，一人服侍一個，把凌志輝凌雲燕兩兄妹扶上車子，許五拿起鞭子，向駕車的牲口狠狠地抽了幾下，駕車馬嘶的一叫，立卽拔步起蹄，那知道車輪剛才動了一動，彷彿被甚麼東西勾住，整架車子定在地上，動彈不得，許五崔立大吃一驚，雙雙扭轉頭來，向後望去，那知道不望時猶自可，一望之下，不禁咄咄稱怪！

原來車轅的左邊，不知那個時候，來了一個穿着藍色道袍的道人，這道人四旬年紀，面如白玉，三綹長鬚飄拂胸前，活現出丰神倜儻的氣概，道人左手拿着一支拂塵，拂塵桿是銅打造的，拖着二尺長的馬尾塵帚，他把拂塵平伸出來，帚尾纏住了車輪的輪框，怪不得馬車不能够開動了！不過拂塵帚尾是柔軟之物，道人居然能够拿它來纏住車輪，拖住整架馬車，這種本領，眞個連聽也不會聽過！崔立生性躁暴，看見道人用拂塵帚勾住馬車，破口罵道：「野道雜毛，要討死嗎？」道人笑道：「無量壽佛，施主把這兩個孩子留下來吧！」崔立心頭火起，刷地掄起馬鞭來，向那道人劈面打去，道人不慌不忙，左手拿着拂塵帚，右手袍袖向上一揮，說也奇怪，馬鞭還不會撞着他的袍袖，呼的一响，陡的反甩回來，拍的打中崔立自己頭面，崔立一聲怪叫，幾乎跌下車轅，禁不住心頭火起，一伸手由靴統裡抽出一柄寒光閃閃的利匕首來，不由分說，匕首一舉，惡狠狠向那道人胸口便扎！

道人冷笑一聲道：「光天化日之下，居然敢殺人嗎？」話未說完，袍袖二次向外一拂，這次一拂之力，非同小可，崔立陡覺手腕一疼，匕首立時脫手，拋出老遠，自己的身體也不由自主，離開車轅，凌空直拋起來，一個跟斗摔在地上，連背脊骨也幾乎跌斷了！哼哼哈哈，爬在地上掙不起來，許

五看見勢色不對，連忙跳車逃走，誰知道人的出手比他更快，纏住車輪的拂塵帚，陡的鬆開，呼的向前一繞，拂塵帚捲住了許五的頸子，往後一拖，許五立即由車子上跌了下來，呼吸幾乎窒絕，道人把拂塵放開來，一踏脚在他的胸口，許五失聲叫道：「饒命！」

道人本來想把拂塵向他腦袋擊落，聽見許五這樣一叫，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立即收回拂塵，喝道：「你們這些拐匪，一共有多少黨羽？巢穴落在那裡？」許五恐怕道人要了自已性命，連忙一五一十的說了，還把銅陵縣的分舵供了出來，道人知道那不過是人販子組織的一個分機關，眞正的首領和巢穴，决不是許五這等三四流角色人物可以知道內情，便向許五喝道：「你用悶烟把這兩兄妹噴暈過去，快把解藥拿出來！」許五急不迭忙的答應了，由懷裡取出一個小磁瓶，說瓶中盛載的就是解藥了，只要給凌志輝兄妹一聞，立即醒轉，道人知道他說的話諒還不假，接了解藥，喝道：「暫時恕你一遍，下次撞在貧道手裡，决不再饒，快滾！」許五立即爬起身來，扶着崔立狼狽而去，道人見他們走遠了，方才拔去解藥瓶的塞蓋，給凌志輝兄妹一嗅，他兩兄妹一連打了幾個噴嚏，悠悠醒轉，道人問道：「那惡人已經被我打跑了，你兩兄妹重孝在身，怎的不好好在家中守禮，却到外面亂走，你家落在那裡？我送你回去吧！」凌志輝突然福至心靈，以為眼前的道人就是鐵簑眞人了，立即向妹子打個招呼，雙雙跪了下來，說了自已的身世，請求收錄，道人起先愕了一愕，忽然哈哈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你們眞正是馮京作馬凉，我不是鐵簑眞人哩！」凌志輝不禁大失所望，可是念頭一轉，又再請問道人的法號，道人把拂塵一揚，笑道：「我的道名就是這個，江湖上叫做銅拂道人，鐵簑眞人是我師兄，你要拜鐵簑眞人做師傅，學本領嗎？來遲了啦！他在去年已經收了兩個關門徒弟，不能够再收門徒哩！」原來武林宗師如果收了關門徒弟，那就是準備退隱林泉，不再在江湖走動了，這一層凌志輝懂得，滿懷熱望，立時冰冷，凌雲燕突然叩頭道：「那麼？你老人家不會關門，收了我做徒弟吧！」她這兩句天眞爛漫的話一說出來，銅拂眞人不禁哈哈大笑，拍拍他兩兄妹頭頂，笑道：「好！收了你吧！誰叫我跟你遇上呢！」銅拂道人這樣爽快，倒出乎凌志輝兄妹意料之外，大喜拜謝，原來這位銅拂道人也是武當派的名宿，他一向住在湖北大洪山玄眞觀，終年雲遊四海，行俠仗義，看見凌志輝兄妹身世可憐，便把他們收了下來，還帶上大洪山，由這天起，凌志輝兄妹便在玄眞觀裡練技！由於他們念念不忘父仇，發奮激勵，前後五年光景，他們兩人的武功已經有了相當根基，不論兵刃拳脚，輕功暗器，已經非常出色，到第六年，有一日銅拂道人忽然把凌志輝兄妹喚到跟前，說昨天接到鐵簑眞人來信，邀請自已師徒到黃梅山去，大家叙面，銅拂道人還向他兩兄妹正色說道：「咱們武當派的門人最重切磋琢磨，你們見着大師伯時，大師伯一定叫他的徒弟跟你過招比武，同門較技，雖然是尋常事，可是你們也要小心應付，不要折了銳氣！」凌志輝凌雲燕兄妹聽了之後，不禁心中一凜，這幾天果然加緊鍛練。過了七天，銅拂道人果然摒擋一切，帶着凌志輝兄妹出發。黃梅山就在廣濟縣境內，和大洪山距離不遠，兩天之後，師徒三人已經到了黃梅山下，只見遠峯凝翠，山色如畫，果然是高人隱士遯居世外的好去處，凌志輝兄妹正在指點山景，山坳的轉角處，突然跑出一男一女，高聲叫道：「來的可是二師叔嗎！弟子奉了家師之命，到來迎迓！」凌志輝眼光跟這一男一女接觸，不禁嚇一大跳！

原來這一男一女的面上，都是套着一副暗暗的面具，死眉死眼，沒有半點生人形相，如果不是白

天，放在晚上，眞個以爲是鬼魅出現呢！銅拂眞人笑了一笑道：「哦！你師傅在山上嗎？你們叫甚麼名字？拜師有多少個年頭呢？」這一男一女恭敬回答道：「弟子名叫管寒溪、桂月娥，拜在家師門下，已經有六年了，現在還是第一次和師叔見面！」凌志輝一聽之下，立時明白，原來這兩個少年男女，就是鐵簑眞人的關門徒弟，不由向他們多看了幾眼，心想好端端的一個人，怎的戴了這樣醜陋的假面具？弄得似鬼非鬼，似怪非怪？且不說凌志輝兄妹正在狐疑，管寒溪、桂月娥向銅拂眞人寒暄之後，又向凌家兄妹行禮，然後躬身說道：「家師在山上恭候多時，請師叔老人家到寒舍坐坐吧！」說着折轉身來，引路上山，凌志輝留意管趙二人的脚步，覺得他們走路十分輕快，步不揚塵，輕功分明有了極湛深的造詣，不禁心中一凜，轉過兩個山坳，半山嶺現出兩椽茅屋，屋外有一圈竹籬笆，週圍種了幾百株宋梅，可惜現在不是隆多，不然的話，倒可以看見萬樹梅開香雪海的盛況哩！這茅屋就是鐵簑眞人隱居的地方了，管寒溪、桂月娥引着銅拂眞人進了竹籬，鐵簑眞人降階相迎，稽首道：「無量壽佛！師弟別來無恙！」銅拂道人問候過師兄，吩咐凌志輝兄妹上前拜見師伯，他兩兄妹看鐵簑眞人年逾五旬，濃髯繞頰，黑紫臉堂，眉稜高聳，別有一番威嚴剛猛的氣概，比起自已師傅的手神爽朗，又自不同，兩個眞人手携着手，來到大廳落坐，他們一見了面，便自滔滔不絕，說的盡是武林舊聞，江湖軼事，凌志輝兄妹不大感到興趣，侍立在銅拂道人的背後，覺得十分納悶，鐵簑眞人已經看出來，笑道：「你們兩兄妹不用站在這裡了，到外邊遊玩一下吧！」這句話正合了凌志輝、凌雲燕兩人的脾胃，多謝一聲，便自走下大廳，剛要向竹籬外走出，忽然聽見茅屋後面傳來了一聲叱喝，有人說道：「師妹！你看準了！我要打和坤上路神庭，中路天柱！」

凌志輝認得是管寒溪的口音，不禁大吃一驚！和坤那時候到了黃梅山？凌雲燕也覺得十分詫異，剛要開口，只聽見嗤嗤幾聲，蓬蓬兩下輕响，接着是一個淸如銀鈴的口音笑了起來，說道：「師兄！中了，來來，我也來試一手，打和坤下路的關元穴，上路的陽白穴！」說話的正是桂月娥，凌志輝聽了方始恍然大悟，原來鐵簑眞人兩個徒弟口裡說的和坤，只是一個練功靶子，並不是和坤眞正本人，凌志輝不禁好奇心起，向凌雲燕說道：「二妹，咱們橫豎沒事，過去偸瞧他們，看他們練的是甚麼暗器！」

本來武家練武，最忌外人偸窺，就是同門也不例外，凌雲燕明白這一點忌諱，搖頭說道：「大哥不要造次，偸看人家練武，是不合規矩的，何況我們還是初來乍到呢！」凌志輝笑了起來，低聲說道：「妹子，你眞是食古而不化，師傅在來的時候，不是向我們說過嗎？大師伯一定會叫他的弟子跟我們較武，他老人家吩咐我們千萬不要折了銳氣，試想一想，我們如果不看準了對方的武功門戶，又怎可以出奇制勝？」凌雲燕一想也是，少年人胆大好勝的居多，他們兩兄妹那裡知道厲害，立即走出竹籬，繞過屋後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茅屋後面果然有一片空曠的泥地，四圍矮樹叢生，管寒溪、桂月娥站在空地的左邊，人皮面具並沒有脫下來，每人手裡拿了一個暗器皮囊，空地的右邊却搭了一個木架，木架下面吊着一個假人，這假人是用沙魚皮製的，吹脹了氣，大小和眞人彷彿，頭上還畫了五官和眉眼，四肢和前心後背，還用紅筆塗了不少點子，凌志輝心裡明白，想道：「啊！原來他們練的是暗器打穴法！」

打穴本來是武當派最出色的絕技，用拳脚撞擊穴道的，叫做「點穴」，用兵刃暗器封閉敵人穴道

的，叫做「打穴」，名目不同，殊途同歸，凌志輝兄妹在大洪山上，雖然跟隨銅拂道人練了五年本領，還不會練過點穴法，管寒溪、桂月娥在鐵簑眞人門下，不過六年，他們已經練會了打穴法，凌家兄妹心裡怙惙，只見桂月娥向暗器皮囊裡一抓，右手陡的揚了兩揚，絲絲幾响，一陣極細微的破空响過去，木架上吊着的皮人晃了兩晃，凌雲燕眼光銳利，看見皮人額頭正中和肚臍下的紅點，各自中了一支亮晃晃的飛針，不由暗裡喝采：「好眼力！好手法！」

管寒溪看見桂月娥的飛針中鵠，不由笑了起來，說道：「師妹，你的眼力大有進步啦！來來來，咱們再來練一遍劍術，讓我飛身過去，先刺和坤三劍！」桂月娥秀眉一揚，說道：「師兄，這皮人不易製造，你如果在它身上戳三個窟窿，咱們豈不是沒了靶子練武嗎？」管寒溪笑說道：「練拳不練功，到老一場空。練劍也是一樣，我要向和坤身上連刺三劍，不刺損他一毫一髮！」話才說完，颼的一响，長劍出鞘，脚跟就地一旋，身子直飛起來，劍光閃處，一招「彗星襲月」，向木架上皮人飛刺過去。

凌志輝看見管寒溪這一飛劍進刺，暗吃一驚，因爲管寒溪用的雖然是連環奪命劍，跟自己在銅拂道人門下練的一模一樣，可是縱身之快，出招之疾，比起自已兩兄妹來，相差何止以道里計？只見人影幌處，木架上的皮人接連擺了三擺，管寒溪就在竄身穿過木架時，嗤嗤嗤，向那皮人連刺了三劍。

第十八回：臥薪嘗膽俠士雄心

這三劍刺得恰到好處，不輕不重，凌志輝的耳朵裡，只聽見皮人嗤嗤嗤的三响，管寒溪這三劍完全刺中，皮人沒有穿洞，他却一個跟斗由木架後面翻出來，翩然落地，點塵不驚，面不紅氣不湧，凌志輝兄妹看在眼裡，心裡不約而同的喝了聲采，因爲劍是兵械精華，古人描寫劍術精者，能够奔馳千里，取人首級，易如探囊取物，固然是誇大之談，荒誕之說，不足入信，不過劍術上乘的人，講究的是輕靈小巧，身劍合一，勁力隨意撒放，幾斤重的寶劍擎在手裡，就如同舞弄一根繡花針相彷。武家所謂靜如處女，動若脫兎，使劍的就是要得到這八個字訣，管寒溪可說是完全做到了！他把長劍納入鞘內，向桂月娥笑道：「師妹，你也來學我的樣，刺和坤奸賊三劍！」

凌雲燕看見管寒溪、桂月娥兩人，口口聲聲，把那練功用的皮人叫做「和坤」，忍不住嗤的一笑，那知道她這一笑並不打緊，幾乎笑出大禍，因爲一個練武的人，耳朵最靈，桂月娥聽見有人發笑，柳眉倏地倒豎，玉手一揚，嗤嗤兩聲，兩支飛針破空飛出，直向凌志輝兄妹藏身處射了過去，他兩兄妹本來伏在一叢矮樹後，冷不防寒星一閃，飛針射到，凌志輝大吃一驚，急不迭忙向左邊一扭身，嗤的輕微，第一支飛針擦着他的頭髮飛過，這下眞是險到十二萬分，如果射低一寸，便穿中他的天靈蓋，凌志輝嚇得一身冷汗！凌雲燕却是哎喲的一叫！

原來桂月娥射過來的兩支飛針，一左一右，差不多同時射到，左邊的射向凌志輝，右邊的射向凌

雲燕，凌志輝剛剛把飛針閃開，凌雲燕却躲避不及，這一飛針恰好射在她耳朵上，刮破了耳輪一點油皮，她不由嚇了一跳，失聲喊了起來，管寒溪喝了一聲：「奸細別走！」拔身一竄，已經穿過樹叢，竄了進來，剛要抖劍直刺，可是眼光一射到凌家兄妹的身上，不禁咦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哎呀，原來是



管寒溪與桂月娥正在練武間，發覺有人偷瞧，她連忙把暗器發射了過去。

你！」立即扭頭向桂月娥道：「師妹！來的是自家人哩！」

凌志輝兄妹聽見管寒溪這樣一說，不禁臊得滿面通紅，桂月娥也跑了過來，問道：「原來是兩位師弟妹，我們倒失覺啦，哎呀！妹子的耳朵受傷了，是與不是？」桂月娥眼光厲害，一照面便看出凌

雲燕耳朶涔涔流出鮮血，她連忙取出金瘡藥來，要給凌雲燕敷治傷口，凌雲燕越發覺得不好意思，只好說道：「不打緊，只是一點皮外之傷罷了，不用敷藥！」正在你推我讓，背後突然呵呵一聲長笑，一個蒼老口音說道：「你們眞個是不打不成相識了！哈哈哈！」

說話的不是別個，正是鐵簑眞人，銅拂道人却跟在他的背後，這兩位玄門隱俠突如其來，他們在場四個人統統沒有發覺，可見一山還有一山高了，管寒溪、桂月娥向鐵簑眞人躬身說道：「師傅，弟子們剛才練武，一時魯莽失手，傷着了凌師妹，甘受師尊重責！」

鐵簑眞人還未回答，銅拂道人已經向凌志輝兄妹喝道：「你們到大師伯家裡，就是客人，怎的沒有半點規矩？偸看師兄練武，別說射傷了一點耳朶，就是射瞎了一隻眼睛，也不能够怨天尤人，可知道嗎？」這番話把凌志輝、凌雲燕兩人罵得俯首無言，鐵簑眞人在旁邊勸道：「算了算了，不知者不罪，不要再提這一件事！」他又向凌志輝兄妹笑道：「你瞧寒溪和月娥兩人練的本領怎樣？大家都是同門，當場比一比吧，不用客氣！」

凌志輝聽見鐵簑眞人要自已跟管寒溪、桂月娥兩人比武，不禁大吃一驚！連忙說道：「弟子本領低微……」底下的話還未說出來，銅拂道人已經厲聲喝道：「蠢才，你們在大洪山幾年練的是甚麼？快使出來，讓師兄指教指教！」凌志輝聽見師傅這樣一說，不禁恍然大悟，原來照武當派的規矩來說，和同門比招。最是隆重不過，任何人也不能够推辭，勝敗是另外一回事，凌志輝立即改口道：「是是！弟子請師兄指教！」

鐵簑眞人笑了一笑，向銅拂道人說道：「師弟，就這樣吧！咱們兩個人敎出來的徒弟，叫他比試

兩塲，第一塲由管寒溪跟凌師姪比拳脚，第二塲由桂月娥跟凌師姪女比劍，大家點到爲止，不問那個輸贏，都是哈哈一笑，師弟意下如何？」銅拂道人笑道：「很好！志輝，你過去跟管師兄比試第一塲便了！」

凌志輝剛才見過管寒溪劍刺皮人的本領，知道自已武功造詣不如對方，這一塲比試必敗無疑，不過師伯和師傅這樣吩咐，自已也要硬着頭皮應付了！凌志輝立即脫去長衣服，向着下首一站，管寒溪笑了笑，站在上首，握拳平胸，叫道：「師弟，請！」凌志輝立即使開拳脚，一招武當長拳的「倒騎龍」，呼的一拳，向管寒溪右胯打去，管寒溪一扭身軀，也照樣用個「倒騎龍」，揮拳回擊，拍拍兩聲，兩下裡用的都是「倒騎龍」，可是管寒溪的出招却是勁而有力，凌志輝被他一撞，當堂倒退後三四步！不禁暗叫一聲：「慚愧！學到用時方恨少，端的不錯！」

他知道正面硬撞，不是管寒溪的敵手，只好把拳脚一變，颯颯颯，疾如飄風，連連使用武當長拳進手招數，「烘雲托日」「左右揚鞭」「肘底看拳」，一連三招，向管寒溪進攻，管寒溪不慌不忙，兩條腿釘在地上，如同鐵樁也似，雙臂上格下拒，連拆三着，凌志輝用盡生平本領，發出去的拳勁，完全被管寒溪舉重若輕的化解開去，凌志輝陡的變脚齊飛，用了着鴛鴦連環腿，疾踢管寒溪下三路，那知道管寒溪的動作比他還快，也一着鴛鴦連環腿直飛起來，兩脚一交，拍拍兩聲，凌志輝跌出一丈多遠，撲通，摔了半身泥土，掙扎起來，不禁面紅過耳，說道：「師兄留情，小弟敗了！」

鐵簑眞人呵呵大笑道：「小小年紀練到這般造詣，也難得啦！月娥，你跟凌師妹比一比劍吧！」

桂月娥立即走過來，手上却捧着兩柄竹劍，她把一柄竹劍向凌雲燕手裡一遞，笑道：「師妹，你使

用這個吧！咱們不必動用眞的刀劍啦！」凌雲燕面上一紅，伸手接過竹劍，桂月娥却不客氣，叫了一聲：「看招！」竹劍嗤的刺出，一招「玉女紉針」，向凌雲燕肋下便扎！

凌雲燕知道自已的本領不如對方，自已如果用武當劍法和桂月娥交手，必定會很快的落敗，跟凌志輝一般無異，她忽然想出一個方法來，原來銅拂道人教她練劍的時候，曾經把天下各門各派的劍式圖譜，給他們兄妹看，互相比較，所以凌雲燕對各門各派的劍法，都懂幾手，只是會而不精罷了！桂月娥一劍刺來，用的是武當連環奪命劍招數，凌雲燕忽地用了招「白鶴亮翅」，劍身一翻，反刺對方左肩，這一招以攻應攻，桂月娥吃了一驚，立卽用個「火把燒天」，右肩微側，劍鋒向上一撩，凌雲燕馬上伏身塌地，刷的一劍反臂掃出，這又是五行劍「倒轉陰陽」的劍法了！桂月娥心裡詫異，想道：「咦！她由那裡學來的雜樣劍？」念頭未了，凌雲燕芳軀一轉，刷刷刷，竹劍連進三招，一招是玄女劍的「素女傳杯」，一招是青萍劍的「脫袍讓位」，一招是崑崙劍的「星渡銀漢」，她這樣地混合使用各派各門的劍法，變化神奇，虛實莫測，十幾個回合間，居然把桂月娥迫得手忙脚亂，步步向後節退！

凌志輝知道自已妹子的劍法，跟桂月娥相差太遠，這一交手，頂多三回五合，便自敗下陣來，那知道出乎意料之外，凌雲燕跟桂月娥交鋒之下，不但不敗，反而一陣急攻，把桂月娥逼得連連後退，不禁詫異起來！可是凌雲燕儘管這樣取巧，只可以佔先一時，十五六個回合過去，桂月娥漸漸看出她的破綻來了！她知道凌雲燕雖然五花八門的變換劍法，始終是會而不精，桂月娥看破了對方伎倆，心神立時鎭定，倏地一聲清叱，把連環奪命劍裡面的「追魂十八劍」施展出來，這十八劍一氣呵成，朝

着敵人猛攻，換句話說，卽是連攻一十八手，絕不間歇，這樣一來，凌雲燕的五花八門雜樣劍，立卽顯出不濟事了！她只好仍舊用武當劍法抵擋，不到三招，被桂月娥用了着「金龍繞日」，劍尖一粘她的劍鋒，喝了聲：「去！」劈拍，凌雲燕的竹劍立時脫手，拋出七八步遠！可是凌雲燕霍地反臂回身，左掌向下一截，照桂月娥的劍身一拍，她這一招正是武當擒拿手法，劈拍兩聲响處，把對方竹劍震成兩截，凌雲燕這一招雖然說是取巧，倒也虧她出手快捷，桂月娥估不到凌雲燕居然有這一手，不禁怔了一怔，鐵簑道人呵呵大笑道：「這叫做鬥智不鬥力，師弟，你這女徒弟眞聰明，她將來的成就，眞個不可以限量哩！」

銅拂道人笑了一笑，他也佩服凌雲燕的機智，說道：「師兄！咱們徒弟比武，已經告一段落，我來問你一句，你那兩位高徒，怎的要將練功的皮人叫做和坤，整天不離面具呢！」凌志輝兄妹聽見師傅這樣一問，正中下懷，因爲他們也要明白個中底細，鐵簑道人淡淡的說道：「哦！你問這兩個原因嗎？說起來話可長啦！」他便把管寒溪、桂月娥的出身來歷說了一遍，銅拂道人和凌家兄妹聽了，方始恍然大悟，扼腕不置！

原來管寒溪和桂月娥兩人，本來是一對姨表兄妹，管寒溪父親管雲笙，跟桂月娥的父親桂南鍾還是連襟兄弟，兩家人同是鎭江城裡著名的殷戶，經營綢緞買賣，家道還可以過得去，管寒溪和桂月娥自小時起，便自靑梅竹馬，耳鬢厮磨，從小到大兩個人的心裡，已經種下情苗，就是他們兩家父母，也是暗裡相許，準備管寒溪、桂月娥兩人成年之後，便撮合這一段姻緣，親上加親，使這對小情人，成爲神仙美眷，那知道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霎時禍福，就在管寒溪十八歲，桂月娥十七歲的那一年，

鎭江城裡忽然來了一位欽差大臣，這欽差大臣不是別人，正是和坤的兒子豐紳殷德，奉了皇帝旨令，到江南挑選秀女，甚麼叫做「秀女」呢？原來專制時代，每個皇帝除了元配的正宮皇后之外，還有許多妃嬪，遠的朝代不說，就以淸朝來說，一個皇帝可以擁有三妃，九嬪，十二貴人，廿四才人，除了皇后是元配嫁娶之外，一切妃嬪貴人才人，都是由秀女挑選出來的，秀女就是宮女，皇帝每隔三年，就要挑選秀女一次，派人到長江以南各省去，（因爲江南一帶，古往今來，都是出產美人的地方）命令地方官把民間年青美貌的女子，造具名冊，登記起來，任由欽差選擇，大概每一次挑選的秀女，總要三四百名，欽差挑選秀女之後，把她們送到北京去，經過一個時期的宮廷訓練，便撥送入大內服侍皇帝了，本來秀女能够親近皇帝，假如她被皇帝看中，加以御幸，立即變成貴人才人，倘若是運氣好的話，還可以升做妃嬪，豈不是一登龍門，聲價十倍，連父母也得到封誥嗎？可是話又得說回來，這樣的幸運兒，究竟只是少數，宮廷大內的秀女足足有幾千人，皇帝就是龍馬精神，極其量不過御幸三二十人罷了，試想一想，得到皇帝的寵幸，豈不是難之又難呢？杜牧阿房宮賦有說：「曼立遠視，而望幸焉，有不得見者，三十六年！」宮女中有入宮三十六年，還不曾見過皇帝一面的，試問是何等可憐了？大多數秀女還不是在囚牢也似的皇宮裡，葬送了一生的青春嗎？所以當時一般民間百姓，聽說皇帝挑選秀女，立即悽悽惶惶，不可終日，宛如大禍將至！

豐紳殷德到了鎭江，他一來是皇帝的欽差大臣，二來他的老子和坤，權傾朝野，江南各省的巡撫和司道官員，爭先恐後的巴結他，當然不在話下，一方面是三日小宴，五日大宴的欵待豐紳殷德，一方面把民間女子，編具名冊，桂月娥因爲是大戶人家的閨女，而且生得花容月貌，鎭江府當然把她編

入名冊，送給豐紳殷德，桂管兩家的人，戰兢兢的等候消息，希望桂月娥不要入選，那知道天不從人願，半個月後，桂家已經接到鎭江府的通知，說桂月娥已經被欽差選中，由這天起，她就是秀女了！限在三日之內，把人送到縣衙，剋日北上，這個通知對桂家來說，等如晴天霹靂，桂月娥尤其是芳心破碎，茶飯不思，欲哭無淚，好比一個死囚，等候斬決！

管寒溪怒氣塡胸，本來在桂月娥編入名冊的時候，管家花用了不少銀錢，買通官府，要把桂月娥的名字除去，可是豐紳殷德親自到鎭江來挑選秀女，地方官府那裡胆敢作弊？一切努力歸於徒然，三日限期一到，桂家的大門口已經來了四名虎狼皂隸，不由分說，把哭哭啼啼的桂月娥攙上青衣小轎，就要起程，冷不防人叢裡一聲叱喝，閃出一個少年，手執着明晃晃利刀，這少年正是管寒溪，尖聲大叫：「那一個要我的表妹到皇宮裡去做秀女，我管某人跟他拚命！」

衆差役嘩然大叫，說道：「這小子失心瘋啦！居然大逆不道，快抓住他！」四個皂隸齊齊拔出單刀鐵尺，正要蜂湧上前，管寒溪一聲怒吼，挺起鋼刀，呼的一刀，首先砍翻了一名皂隸，接着一陣瘋狂也似的直劈橫掃，竟把這三個差役殺得叫苦連天！眨眼之間，每人身上各自中了一刀，鮮血迸流，個個拚命逃跑！本來管寒溪那時候還不曾練過武藝，照道理說，決不能够把四名官差皂隸，殺得落荒而逃！可是那時候的管寒溪，受了愛情鼓舞，不肯讓自己的心上人被送到深宮去，斷送一生幸福，因此一怒之下，揮起刀來，憑着一股不怕死的蠻勁，居然把這幾名酒囊飯桶式的皂隸，殺得東仆西倒！管寒溪這樣的一陣亂砍，結果把桂月娥奪回家裡，可是管桂兩家人却是連珠箭也似的叫苦，因爲殺官如同造反，當時一般小民百姓，那怕對官府略爲挺撞一下，重則收監，輕的也要打幾十板子，何況是

殺官拒差呢？到底還是管寒溪的父親有主意，他知道自已兒子闖了彌天大禍，俗語說得好，毒蛇螫腕，壯士斷臂。馬上吩咐兒子帶了桂月娥逃跑，管寒溪兀自猶豫，他的父親呵叱道：「你已經闖下滅門大禍，還不立即逃走出去，保全我管家一點血脈，難道要父子同歸於盡嗎？」管寒溪一聽之下，恍然大悟，立即收拾一輛馬車，扶着桂月娥上了車子，離開了鎮江城，果然不出所料，管寒溪離去不到一頓飯工夫，大隊官差弁勇，如狼似虎殺到，個個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像捕捉海洋大盜般，圍住了管桂兩家的宅院，把兩家的男女上下人等，統統綁紮，押上衙門，鎮江官府一面呈報欽差大臣豐紳殷德，一面出簽行文江南各地州府村鎮，要捕捉在逃犯人管寒溪、秀女桂月娥兩人歸案，鎮江城的老百姓個個交頭接耳，談論這一件事！因爲這類殺差案子，在鎮江府來說，還是滿淸入關以來所僅見哩！

再說管寒溪帶着表妹桂月娥，一車雙乘，離開了鎮江城，足足跑了一日一夜，不經不覺，到了鎮江附近的金壇縣境，天色已經入夜，管寒溪因爲自已是殺差拒捕的人犯，不敢進縣城裡歇宿，就在一個名叫商羊店的小鎮，投宿客店，那知到了三更左右，忽然被一片嘈雜的聲音吵醒過來，管寒溪嚇了一跳，他雖然和表妹一起亡命奔逃，仍舊守着男女關防大禮，別室而臥，立即拔出護身鋼刀來，打開房門一看，不好了，幾十名如狼似虎的官差，已經進了院子，一見了管寒溪，齊聲大喝：「反賊別走！」管寒溪熱血沸騰，振吭大叫：「狗官鷹爪，我姓管的今日不打算活啦，跟你拼命！」他說着一揮鋼刀，就要衝殺過去！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！院子裡人影一閃，屋頂忽然掠下一個紫面濃髯的黑衣道人，擋在管寒溪的跟

前，一聲洪笑說道：「小孩子年紀青青，打什麽架，跟我走吧！」左手一拂，打落了管寒溪手中的鋼刀，右手一把，抓住了他背心衣服，管寒溪被那道人一抓，立即通體痲痺，四肢無力，不禁大吃一驚！這時候恰好有兩個官差撲了過來，揮刀向管寒溪腿上便斫，紫面道人一拐右脚，叮噹，雙腿齊蹴，竟把兩官差手中刀踢落地上，衆官差嘩然大叫：「這牛鼻賊道原來也是犯人一黨，快拿住他！」道人拔身一晃，衝進桂月娥的房裡，把桂月娥也抓起來，挾在肋下，一脚踢開臥房窗扇，疾如脫弦之箭，竄了出去，後院也有十幾名官差堵截，看見紫面道士挾着人衝出，嘩然大叫，刀槍並舉，上前攔阻，紫面道人昂然自若，喝道：「讓路！」他雙手夾着人，沒有用武之處，陡的使出一路連環腿來，撞入官差人叢裡，左起右落，宛如風掃落葉，把這十幾名官差踢得東仆西倒，個個變了滾地葫蘆，道人方才長笑一聲，跳上牆頭，挾着管、桂二人，一溜烟也似的跑去，眨眼之間，沒影無踪！

這挾走管寒溪、桂月娥的紫面道士，就是武當名宿鐵簑眞人，他湊巧路過商羊店，把管寒溪、桂月娥由虎狼官差的手裡，救了出來，將他們兩表兄妹帶回黃梅山上，但是消息傳來，管桂兩家一門良賤，在鎮江府被豐紳殷德下令斬首，罪名是反抗皇命，全家抄斬之後，所有田地房產完全藉沒入官，店舖也被官府封閉，管寒溪、桂月娥兩人聽了咬牙切齒，他們知道這一次皇帝挑選秀女完全是和坤主持的，下令抄斬自已全家，又是和坤兒子，所以他們兩表兄妹把和坤痛恨入骨，發誓練成武藝，在不曾洗雪兩家大仇之前，決不談論嫁娶，可是人非草木，孰能無情，他們恐怕練武日子悠長，親近多了，難免作出越軌行動來，結果還是由鐵簑眞人代他們出主意，造了兩副醜陋無比的人皮面壳，終日戴在面上，這樣一來，正合了一句古語，「不見可欲則無欲」，大家終日不離面具，所看到的只是一

副活死人的面孔，當然不會想入非非，有逾禮之行了！這也是他們兩表兄妹的一番報仇苦心，他們還親手做了兩個皮人，一個叫做和坤，拿來做點穴的模型，一個叫豐紳殷德，拿來做拳脚的靶子，以上就是管寒溪、桂月娥兩人的身世。鐵簑眞人說了出來，銅拂道人嘆了一口氣道：「權奸當道，禽獸逼人，師兄徒兒和我的徒兒都是同仇敵愾，眞正是湊巧之至！」

凌志輝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說道：「師傅，管師兄和桂師姐有了這樣高深的本領，總可以下山報仇啦，弟子打算……」他還不曾說下去，銅拂道人已經喝道：「胡說！和坤是當朝的中堂相國，出入盛陳兵衞，勇士如雲，你們單憑着眼前一點本領去行刺他，還不是等如飛蛾撲火，自尋死路？」凌志輝被師傅這樣的一叱喝，啞口無言，鐵簑眞人笑道：「你們少安毋躁，報仇的機會不是沒有！不過還得要等候一些日子罷了！」銅拂眞人十分詫異，便問師兄這句話有什麼用意？鐵簑眞人低聲說道：「近日江湖上的人傳說，乾隆皇帝這幾年來，曾經三次巡幸江南，每一次都是扮了平民，微服私行，跟隨皇帝的就是和坤那奸賊，試想一想，你們如果要報仇，這正是大好的機會，何必要到燕京城去犯險呢？」管寒溪、桂月娥和凌志輝兄妹四人，一聽之下，不禁大喜，銅拂道人和兩個徒弟在黃梅山跟鐵簑眞人師徒聚居了十幾天，方才興盡回去。

經過這一次往還之後，管寒溪、桂月娥兩人不時到大洪山來，凌志輝、凌雲燕兄妹也經常到黃梅山去，大家除了切磋武藝之外，還打探關於乾隆帝微服南巡的消息，光陰迅速，過了一年，江湖上風平浪靜，乾隆帝又沒有南巡的音信，管寒溪、桂月娥再也沉不住氣了，這年初春，鐵簑眞人有事離開黃梅山，到四川去走一遍，他臨行的時候，對徒弟說，要過半年左右，方才可以回來，管寒溪桂月娥

兩人聽了，不約而同的心裡一動，他們送了師傅下山之後，立卽趕到大洪山去，說也湊巧，銅拂眞人也在半個月前，離開本山，南下廣東去了，只留下凌志輝兄妹在山，他們四個人一見了面，管寒溪道：「凌師弟，俟河之淸，人壽幾何，咱們練了一身本領，如果不趁着年富力强的時候，到北京去找尋和坤奸賊報仇，難道等他壽終正寢之後，才去開仇人的棺木，斬他的屍首不成，難得湊巧，師傅師叔同時不在，咱們不如到北京城去走一遍，看機會下手報仇如何？」凌志輝兄妹都是少年好勝的人，一聽之下，立卽贊成，就要收拾行李，一同出發。

桂月娥忽然想起一件事來，說道：「不妙！我們這次到北京去，雖然說是替父母報仇，天公地道，到底是背着師傅，擅自行動，那不是違背師門第七戒條嗎？師傅爲人剛毅嚴正，萬一怪責起來，又怎麼樣，而且這件事未必一舉成功的哩！」她這話一說出來，管寒溪想着也是，不禁沉吟良久，凌雲燕突然一拍手掌道：「管師兄，我有一個方法！」

管寒溪、桂月娥兩人聽了，不禁精神一振，問道：「凌師妹，你是女中諸葛，可想到什麼方法呢？」凌雲燕笑道：「女諸葛這個外號，我可不敢承當，這不過是情急之下，胡亂想出來的法子罷了，大家知道我師傅的性情，比較大師伯和易一些，不如我們兩個提早三天出發，到北京去報父仇，臨行之時，留下一封書信，你們却裝做事先全不知情，由黃梅山到來，看見了我們留下的書信，立卽跟踪追趕，要阻止我們冒險，大家唱雙簧戲，一追一逐，直到北京城裡會合，這樣一來，不管行刺和坤成功與不成功，大師伯決不會厚責你們，因爲你們北上，爲的是阻止我兩兄妹擅自行動，不是預先同謀哩！」她這主意一說出來，管寒溪桂月娥兩人拍掌笑道：「好一個掩耳盜鈴的方法！好，就依計

行事吧！」管寒溪桂月娥立即返回黃梅山，按下不表

過了幾天，凌志輝兄妹果然動手收拾行李，寫了一封書信，放在自己的臥房裡，信面寫着交給師傳銅拂道人親拆，然後乘夜下大洪山，投北去了，到第二天清早，觀裡的小道士發覺凌志輝兄妹失踪，大吃一驚，正在亂做一團，管寒溪桂月娥却在這時候施然來到，聽說凌志輝兄妹私自下山，裝做吃驚的樣子，立即由小道士手裡，拿過他兩兄妹留下的書信，拆開一看，失聲叫道：「不好！他們兩個要到北京城去找和坤報仇，必定出事，咱們立即趕到京師去，阻止他吧！」說罷匆匆下山，他們四個串演了這一齣半眞半假的戲，預備師傅回山的時候，振振有詞，一路上有話便長，沒話便短，一個月後，管寒溪、桂月娥、凌志輝、凌雲燕四個少年英雄，果然在北京城裡會着面了，他們聚面後，立即進行刺探和坤相府的一切，不到半天，管寒溪已經査出和坤相府就在永定門附近的四條子胡同，佔地很廣，美奐美輪，好比皇宮一般，可是警衞森嚴，等閒不容易越進雷池半步，桂月娥忽然想起一個主意來，私自背着管寒溪三八，在月黑風高的晚上，進了和坤外宅，就在藏寶樓上偷了一對凉玉蟠桃，一支透明珊瑚，另外還拿走了幾件珍奇玩好，她一拿走和坤幾件價値連城的寶物，震動全城，北京城裡的三班捕快，紛紛出動，到處搜索民居，尋找飛賊下落，把九重皇城鬧得漫天風雨，管寒溪事後才知道表妹到王府去盜寶，怪責她道：「表妹，你這回打草驚蛇，對咱們的事豈不是更加棘手，何必要這樣做呢？」桂月娥笑了一笑道：「你那裡知道我的用意！俗語有一句話，混水摸魚，如果水清見底，又怎樣可以摸魚呢？姑娘自有妙計，等着瞧吧！」她說着又獨自一個，飄然去了，管寒溪不知道她悶葫蘆裡，賣的是什麼藥，桂月娥一連去了三天，沒影無踪！管寒溪和凌志輝凌雲燕兄妹一驚非

同小可！以爲她失陷在和坤相府裡，管寒溪心急之下，不假思索，就在第五天晚上，單八隻劍，闖進和坤相府，打聽桂月娥的消息下落，那知道一進相府，便給侍衞包圍，衆寡不敵，幾乎失陷！就在他危機瞬息，千鈞一髮的刹那，失踪了三天的桂月娥，猝然出現，用暗器打倒了和坤相府的衞士，把管寒溪拯出相府，連忙離開了北京城，一直來到玉泉山下，方才止步，管寒溪正要埋怨她無故失踪，害得自己孤身犯險，桂月娥已經笑道：「大哥，這幾天我混入皇宮裡，得到一個絕好消息，咱們報仇的機會到了！」

第十九回：荒廟奇逢金刀門竹笛

管寒溪聽了心中一喜，連忙向桂月娥問道：「妹子！報仇機會怎樣來了呢？」桂月娥便把自已這幾天的行踪說了，你道這幾天桂月娥到了那裡？原來桂月娥在和坤相府裡偷盜了涼玉蟠桃和透明珊瑚，把北京城鬧了個天翻地覆之後，又展開第二步奇謀，混進皇宮裡去，清朝一代的紫禁城，佔地很廣，北起三重橋，南迄玉帶河，（又名叫桶子河）東起什刹海，西至萬壽山，亭台樓閣，浩如烟海，她想着自已是個女子，如果扮做宮女，混進九重皇宮，等閒也不容易給人發覺，所以桂月娥就在偷盜相府奇珍第二天晚上，使出輕身本領，進了皇宮，首先向衣帽監偷盜了一套宮女衣服，穿在身上，施施然的進了宮廷，因爲整個皇宮大內的秀女，足有三四千人，除了大內總管之外，那裡有一個人能够認得幾千宮女的面貌呢？所以桂月娥以一個陌生人的身份，出現在宮女人羣裡，並沒有引起太監的懷疑，不過桂月娥在皇宮裡混跡了兩天，便知道自已要在宮廷裡打聽皇帝的消息，絕不容易，因爲皇帝行踪，宮女在事先絕不知道，皇帝睡的寢宮，就是妃嬪才人貴人，沒有得到皇帝聖旨召幸，也不能够進去，別說是秀女了！不過桂月娥在一般宮女口裡，也刺探到一點線索，她知道乾隆帝這幾年來，很喜歡微服私巡，最近他的心神，非常抑鬱不樂，照皇帝的脾氣，如果他在宮中覺得納悶，不久必定離京南巡，歷驗不爽，如果乾隆帝下江南，必定少不了和坤，桂月娥聽到了這個消息，不禁大喜，再也顧不得在皇宮裡混下去了！立即脫掉了宮女的衣服，由皇宮裡出來，返回自已住的地方，她們到了北

京城後，在菜市口賃了一間簡陋的棚屋，在日裡每人都穿了破衣裳，扮做拾荒窮人（即是向垃圾堆檢拾破爛東西的窮漢），躲避官府耳目，桂月娥回去的時間，恰是二更左右，凌志輝兄妹大吃一驚，說道：「桂師姊！你怎的現在才回來，管師兄不見了你，心急到了不得，他以爲你失陷在和坤奸賊相府裡，剛才獨自一個到相府去哩！」桂月娥聽說師兄爲了找尋自已夜探相府，心中一急，連話也顧不得向凌志輝兄妹說，立即穿出窗外，奔向和坤相府，到了府牆根下，果然聽見殺聲震天，桂月娥立即逾牆而進，果然把管寒溪接應出相府，這就是桂月娥失踪了幾天的經過，也是和坤相府裡兩次鬧夜行人的來龍去脈哩！

前事敘過，管寒溪哈哈笑了兩聲，向桂月娥問道：「師妹，你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！我來問你一句，你進皇宮幾天，有見過乾隆皇帝嗎？有見過和坤沒有！」他這樣的一問，桂月娥怔了怔說道：「哦！你以爲皇宮這樣容易見的嗎？聽宮裡的秀女說，她們很多入宮幾年，還不會見過皇帝一面的哩！」管寒溪道：「這好極了，乾隆帝是微服出巡，當然是穿了尋常百姓的服裝，和坤那奸賊當然不會例外，我們根本認不得和坤，怎樣下手？」這幾句話把桂月娥提醒過來，她沉吟了半晌，廢然說道：「照這樣說，咱們這一次到京師，簡直是白費功夫了，不如早日返回湖北吧！」

管寒溪眼睛望着地面，深沉的道：「那又不用這樣灰心，回去跟凌師弟他們慢慢商量，三個縫皮匠，比個諸葛亮，或者有主意也未定呢！」桂月娥祇好跟管寒溪一同回去，他們返到菜市口住處時，已經是四更天亮了！凌志輝凌雲燕兄妹看見她們一同回來，心裡彷彿放下一塊大石頭，管寒溪把連日所得一切情形說了，說道：「咱們最大的弊處就是不會見過乾隆帝與和坤兩人的相貌，日後在江湖上

見了面也認不出來，二位師弟妹以爲怎樣區處？」

四個人相對着沉思了一陣，凌雲燕忽然打破沉寂，說道：「小妹倒有一個方法，不知道可以不可以行呢？」管寒溪三人聽了精神一振，連忙問道：「凌師妹有何高見？」

凌雲燕笑了一笑道：「我這個方法叫做痴貓等老鼠，和坤那奸賊不是天天上朝的嗎？桂師姊既然扮過宮女，混入皇宮裡面幾天，好戲不妨再做，由桂師姐和小妹兩人，再次進扮做宮女，混入皇宮，站在午門面前……」她還要說下去，桂月娥已經打斷了她的話頭，說道：「不行！宮女從來沒有站到午門看大臣上朝的，站午門的祇是太監罷了！」凌雲燕改口道：「那麼咱們索性扮太監吧！」桂月娥大笑道：「師妹眞是妙想天開，站午門的太監，人數一定，是禮賓司指定的，怎可以無緣無故多出兩個人來？還不是自露馬脚嗎？」凌雲燕不禁大失所望，凌志輝忽然說道：「妹子提醒我一個主意了！咱們明的不行，可以來暗的啊！」

管寒溪詫異的問道：「師弟，咱們怎樣來暗的呢？」凌志輝道：「我們不能够在皇宮午門前張望和坤，可以把計策改一改，在和坤相府大門前張望，和坤那奸賊每天早晨要上朝，這正是咱們的機會！」他的話還不曾說完，凌雲燕已經接口說道：「和坤上朝是坐轎的，有轎簾遮擋住，侍衛儀仗前呼後擁，他的樣子我們怎樣能够瞧得見？」凌志輝道：「這一點我已經想過了，咱們可以用攔轎告狀的計策，跟和坤對一對面！」

大家聽了凌志輝這兩句話，不禁心頭一凜，原來在帝皇專制時代，老百姓受了地方官府的欺壓，無罪枉判，要想上訴伸寃的話，祇有到京城去，攔轎告狀，所謂攔轎告狀，就是趁着宰相親王出外的

時候，跪在大路中心，大叫寃枉，依照從前的規矩，不論宰相大臣，聽見有人喊叫寃枉，必定要停下轎子，打起轎簾，喝問告狀人有什麼寃枉情事，要衝突自已的車駕，告狀人就要把自已寃情，預先寫在一張狀紙上，遞了過去，至於能不能够伸寃，那就要看告狀人的運氣！如果胆大一點的人，還可以「告御狀」，卽是攔着皇帝車駕，大叫寃枉，不過這一下舉措十分危險，如果「告御狀」的人伸寃不成，就要受凌遲的極刑，所以滿清一代，祇有廣東梁天來告過一次御狀，（卽是火燒石室，七屍八命慘案，坊間說部對這故事描述已多，不必贅述）嗣此以後，便沒有聽見別人告御狀了！凌志輝這樣的一說，大家當堂沉默了好一會，管寒溪道：「攔轎告狀這個法子，不錯是可以見着和坤，可是咱們到底不是眞的告狀，萬一和坤問起我們有甚麼寃情，怎樣對答？」凌志輝大笑起來，說道：「那一個跟他對答？咱們跟和坤一對面，立卽飛身跳上瓦面逃走，難道眞正要告狀嗎？」大家一想也是，便決定由凌志輝凌雲燕兄妹攔途告狀，管寒溪、桂月娥兩人卻伏在和坤相府對面的民房上，四個人祇要一看淸了和坤的面孔，立時就走，因爲和坤上朝時候，必定是五更天左右，這時候夜幕還未褪盡，街道上沒有行人，要逃走也不是難事，他們計議既定，到第二天晚上三更時候，四個人一齊走到和坤相府附近，上了民房，等候和坤上朝的轎駕儀仗一出大門，便進行憑着告假狀認識和坤盧山眞面目！

那知道世上的事情，往往出乎一般人意料之外！這天三更半夜，管寒溪四人伏在四條子胡同口的民房上，足足等了兩個更次，喝了不少北風，大家眼睜睜的望着和坤相府的大門，一直等到五更過了，天色就要放亮，他們祇好廢然而回，管寒溪還以爲和坤這天因爲生病，沒有上朝，自已湊巧遇上，白白等了一天，第二晚四位英俠照舊連翩外出，到四條子胡同口去埋伏，那知道又過了一晚，不

見和坤上朝，閒話休提，他們一連過了三個晚上，換句話說，即是伏了三晚屋頂，喝了三晚北風，還是不見和坤上朝，管寒溪四人不禁納罕起來，拚着胆子，趁着五更天未亮的時候，混進和坤相府打聽，原來和坤已經跟乾隆帝微服離京，巡遊江南去了！他們吃了一驚，立即離開北京，向南追趕，管寒溪四人這一次追趕乾隆和坤君臣，仍舊照着上京師的方法，凌志輝凌雲燕兄妹同做一隊，担任前哨，管寒溪却和桂月娥結伴同行，担任呼應，他們也是循着驛路南行，說也湊巧，凌志輝兄妹兩人，他們的脚程趕過了乾隆帝君臣前頭，管寒溪桂月娥呢？到保定客店裡，恰好跟乾隆和坤同店投宿，（好在管桂二人並不認得乾隆帝與和坤的眞面目，不然的話，和坤的性命已經發生危險了！）管寒溪還仗義資助了貧病交迫；死在客店的窮官員秦望道，他贈給秦夫人的金元寶，還是靠在路上變賣盜自和坤相府寶物而來，所以才這樣的濶氣，一出手就是兩隻金元寶，接着在磁縣飯舖裡，管桂兩人又跟乾隆君臣同店吃飯，恰好乾隆帝的相貌像個漢人，小安子又生得秀氣俊美，所以管寒溪、桂月娥做夢也想不到他就是微服私巡的皇帝，祇有和坤一副篾片嘴臉，叫人看了憎厭罷了！等到離開磁縣之後，管寒溪方才有點思疑，他向桂月娥道：「師妹，你瞧昨天在飯舖跟你交手的少年，他的本領怎樣，到底是甚麼路道的人物呢！」桂月娥恍然大悟過來，說道：「師兄不說也還罷了，一說起來，我也有點動疑，這小子年紀青青，却有這樣精湛淵深的本領，難道他是保護皇帝的人物？」管寒溪道，「啊！那篾片傢伙却是滿洲人，一定是和坤哩！」兩人連連頓脚不迭，立即施展陸地飛行來，向前追趕，那知道他們跑了半天，並沒有把乾隆君臣追着，却追上了担任前哨的凌志輝兄妹，把發現乾隆帝踪跡同凌志輝、凌雲燕兩人說了，這四位男女英俠立即圈轉頭來，分路找尋乾隆帝的下落，便有了紫陽驛一

場惡戰！

經過這次交手，管寒溪、桂月娥、凌志輝、凌雲燕四個人統統跌翻在小安子的手裡，如果小安子不是手下留情的話，他們已經被乾隆帝的侍衛捉住，連腦袋也不保了！凌志輝覺得十分懊喪，他向管寒溪道：「師兄，咱們的本領仍是不行，一個後生小子也把我們打得落花流水，相信報仇還未到時候，還是返回湖北去吧！」

管寒溪氣憤憤的說道：「師弟別要長人家的志氣，滅自已的威風！我不相信俺們四個人合起來，也打不過一個小子？不管怎的，我們跟他再比鬥一次，如果仍然打輸，那就是技不如人，無話可說，回去閉門苦練，你們說對不對？」凌志輝兄妹聽了，互相面面相睹，桂月娥突然把面孔一板，說道：「師兄！小不忍則亂大謀，這句話你聽過沒有？」

她這樣一說出來，管寒溪愕了一愕，連聲問道：「哦！師妹，你說這句話有甚麼用意呢？」桂月娥正色道：「漢朝時候的留侯張良，爲韓復仇，募力士以鐵錘擊秦始皇於博浪沙中，這不過是匹夫之勇，一時之憤，那裡可以成事？結果誤中副車，後來他還是圯橋進履，得到黃石公老人傳授兵書，修成兵法，佐漢高祖滅暴秦，破楚項羽而一統天下，可見得一個成大事的人，决不能够徒恃匹夫之勇，你口口聲聲說要再找人家比鬥一次，試想一想，乾隆帝的侍衛，會不會祇得一個人？別說技不如人，再戰必敗，就算是聯結四個人的力量，僥倖打勝人家，能不能够刺殺和坤呢！師兄想一想吧！」她這幾句話不疾不徐，言之成理，凌志輝凌雲燕兄妹不住點頭，管寒溪也覺悟過來了，知道蠻幹不行，頹然說道：「好好！咱們返回湖北去吧！」他這樣一決定，大家立即動程南歸不提。

這一次管寒溪四人返回湖北，可說是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，他們四個人走在一齊，飢餐渴飲，曉行夜宿，由河北入河南，有一天路過安陽縣附近，天空突然陰霾四合，狂風大作，凌志輝道：「不好！快要變天下雨了，咱們趕快找個地方，躲避一下！」話才說完，嘩啦啦，空中像潰決了天河一般，下起傾盆大雨來，管寒溪等四人連忙展開輕功，冒雨飛跑，偏偏這一場雨下得十分大，數丈以外，視野一片水氣迷濛，他們四個人的衣服頭髮完全濕透了，兀自找不着避雨的地方，因爲這裡是一片曠野，沒有村莊人家，那裡有地方避雨呢？管寒溪焦灼起來，忽然看見大雨滂沱之中，前面半里以外，有一座半大不大的神廟，他立即叫喊道：「各位，前面有一間廟宇，大家跑到那邊去！」

桂月娥三人聽說前面有避雨的地方，精神一振，跟着管寒溪飛跑過去，不多時候，已經來到廟前，他們看看廟門的牌匾，竟然是藥師王廟四字，藥師王就是上古的神農氏，歷史上說他嘗百草發明醫藥，所以大河南北各省，普遍都設了藥師王廟，香火很盛，管寒溪四人冒雨衝進寺門，剛才一進廟裡，不由嚇了一跳！

原來這間半傾不圮的破廟裡，密麻麻的擠滿了人，這些人全是青巾包頭，短衣窄袖的壯年漢子，擠在藥師王廟的一間正殿和兩間耳房裡，走廊下院子裡，卻放着十幾輛太平車，車頂蓋了油布，這些壯漢看見廟門外走進四個濕淋淋、活像落湯鷄也似的少年男女來，不禁叫了一聲：「啊也！」

管寒溪看了看這班人和車子，恍然大悟，原來這班人是鏢行，大抵是爲了避雨，方才把鏢車推入藥王廟裡避雨，他立即拱手道：「列位大哥賞面，我們是避雨而來的，不知道各位在廟裡，多多打擾，請暫借一席地，雨停了我們立即走路！」果然不出所料，這班壯漢全是保鏢的鏢客，聽見管寒溪

這樣一說，知道他不是吃橫樑的人，異口同聲說道：「不打緊，四海之內皆兄弟，大家同是過路人，請進來避雨吧！」

四位少年英俠連聲稱謝，走入正殿，可是全身濕透，尤其是桂月娥、凌雲燕兩人，滿頭秀髮給雨水潮成一片，說不出的難受，管寒溪正要想個法子叫對方挪一挪地方，給兩位師妹換衣裳，人叢裡一陣騷動，走出一個相貌威武；面紅如火的中年人，這中年人穿了長袍，年逾五旬，精神奕奕，含笑問道：「列位由那裡來，大名高姓！」

管寒溪聽見對方這樣一問，知道他準是這支鏢的鏢主，（即是負責保鏢的武師），或者是鏢局的鏢頭，問話嗓音洪亮，中氣充沛已極，立即抱拳行禮，說了自已的名字，大家江湖客套了一番，果然不出所料，這中年人正是河南開封武威鏢局的鏢頭，姓邱雙名振遠，外號金刀無敵，他的鏢旗是兩頭飛虎，中間繡着一個勝字，邱振遠一連三代，都是吃保鏢這行飯，祖傳七十二路邱家追魂金刀，三隻流星鐵球早年打遍大河南北豪傑，不曾遇過敵手，所以北方五省的綠林朋友，草莽大豪，一看見邱家武威鏢局的飛虎鏢旗，無不退避三舍，邱振遠經常以此自豪自負，管寒溪請益了對方的名姓之後，便笑說道：「邱鏢頭，我們因爲貪趕路程，錯過宿頭，遇着大雨，我那兩個女伴通體淋濕了，非常的不雅相，想暫借一角地方換換衣裳，請貴局的人挪挪地方，這可以嗎？」邱振遠連聲答應道：「可以可以！」他向同來兩個鏢師道：「萬師傅！楚師傅，你叫他們大家走出外殿，讓兩位姑娘換衣裳，另外拿點木料出來，在走廊下生一堆火，烘乾她們的衣服吧！」管寒溪四人不禁大喜，連聲道謝，這藥師王廟的正殿，分做內外兩重，武威鏢局這一次保的紅貨，價值很鉅，除了鏢主邱振遠親自出馬護鏢之

外，另外還帶了萬魁元、楚兆熊兩名鏢師，這兩位武師都是武威鏢局有名好手，除此之外，鏢夥和趟子手也有五六十人之衆，聲勢十分浩蕩，他們押運這批紅貨到北京城去，經過安陽縣境，剛好遇上大雨，立即大夥兒進入藥王廟躲避，既然避雨，當然內外殿也有人了！邱鏢頭這幾句話一說，萬魁元、楚兆熊兩位武師立即把內殿裡面的鏢夥喊出來，還在走廊下生了火，讓桂月娥凌雲燕兩人進去，二女忸怩着走進內殿，管寒溪和凌志輝却陪着邱振遠在外殿說話，這時候空中雨勢漸停，邱振遠笑說道：「不久就要雲收雨散，兩位何不脫下濕衣服來，一起拿到火堆，把濕衣焙乾呢？」話未說完，藥師王廟門外，突然响起了一陣清吹細打的笛聲，和一陣丁丁東東的二弦聲响，在細雨如麻的時候，居然還有奏弄樂器的人，武威鏢局的鏢夥和趟子手，不由嚇了一跳！

邱振遠本來跟管寒溪、凌志輝兩人有說有笑的談着閒話，此刻也停了話鋒，睜眼向廟門外一望，果然不出所料，一陣橐橐聲响，藥王廟的門口現出兩個漢子來，這兩個人生得十分異相，全是江湖賣藝人的裝束，左邊一個漢子年約四旬，歪帶着一頂破頭巾，短髮覆額，髮梢沾了不少水珠，生得面如黃蠟，兎耳鷹腮，一雙光碌碌的圓眼，身上穿了一件黃布短衣，左手拿着一支竹笛，湊在唇邊嗚嗚的吹奏着，右邊那漢子呢？貌相更怪，面如白灰，死眉死眼，形如弔客，頭上戴了一頂破了的六瓣英雄帽，身上却不倫不類的，穿了長袍小褂，左手抱着一個木做的二弦，（二弦是樂器的一種，南方人叫做椰胡，跟二胡大同小異）右手却拿了一把鋸弦線的短弓，一邊走路，一邊把二弦鋸着，他們兩個合奏的是乞討錢銀的「蓮花落」，邱鏢頭打量了這兩個漢子一眼，心頭撲的一跳！

原來這兩個漢子雖然貌相不揚，裝束也不算得怪異，可是他們兩個人的脚下，都穿着一對嶄新的

布鞋，在大雨滂沱的時候，藥師王廟幾十里外，遍地盡是泥濘，可是他們的身上雖然濕透，脚下穿的布鞋，却是沒有半點污泥，邱振遠也是個老江湖，一望之下，便知道了這兩個漢子是用「踏雪無痕」的輕身飛行功夫，直奔向藥師王廟來，所謂踏雪無痕，並不是指一個人可以脚不點地的飛走，不過純用脚尖之力，一點一跳的走路罷了，這門輕功要由童身練起，功夫練到上乘的，在雪地上行走，也不留下脚印，因爲是脚尖着地輕的緣故，（滿清末年關東大盜燕子李七，也有踏雪無痕功夫，後來改邪歸正，在哈爾濱埠公開表演，用一層麵粉鋪在地上，飛身走過，麵粉完整如常，沒有留下一個脚印，這件事轟動一時。）身懷這種絕技的人，在江湖上眞正是寥寥可數，邱振遠面上微微變色，左邊那個吹竹笛的漢子突然把嘴唇邊竹笛放下來，一雙精光烱烱的怪眼，向院子裡的太平車瞥了一眼，方才怪笑說道：「二弟！到地頭啦！咱們遇着善心的施主，向他討口飯吃！」

這兩句話一說出來，管寒溪、凌志輝和武威鏢局的鏢師萬魁元、楚兆熊，以及鏢夥趟子手等，齊齊吃了一驚！祇有總鏢頭金刀無敵邱振遠，肚裡估到幾分，神色夷然自若，奏二弦的漢子立即提高嗓子，怪聲怪氣的唱了一句：「竹笛笙歌走天涯！荒坵野廟是吾家！」唱的還是子喉，那手拿竹笛的漢子却用平喉唱道：「黑白兩途不賣賬，普天珍寶任吾拿！」

怪漢這樣一唱，武威鏢局的武師鏢夥，就算是最愚蠢的人，也清楚聽出來，對方有意上門吃橫樑了！總鏢頭邱振遠越衆而出，抱拳叫道：「朋友！」他還要說下去，拿竹笛的怪漢已經呵呵笑起來，說道：「邱鏢頭！你老太客氣了！給我臉上貼金，叫我們做朋友，我們這些江湖流浪漢，那裡胆敢高攀，做金刀無敵邱總鏢頭的朋友呢？俗語說得好，光棍眼不進砂子，打開天窗說亮話，咱們爲窮所

迫，餓得急了！無可奈何，請邱鏢頭賞一碗飯吃！」

邱振遠絕不猶豫，回頭向武師萬魁元道：「萬師傅！你到裡面取一百兩白銀出來，幫忙這兩位朋友吧！」又回過頭陪笑道：「戔戔小數，尙希哂納！」其實那時候是乾隆中葉，宇內昇平物價低廉，一百兩銀子的數目，已經不少，可以當中人之產了，誰知這兩個怪漢呵呵大笑起來，相顧說道：「咱們在來的時候，聽見人家說金刀邱老鏢頭，怎樣慷慨爲懷，疏財仗義，原來是這樣一個吝嗇鬼！這般不够朋友！」

萬魁元勃然大怒，剛要破口大罵，邱振遠連忙使個眼色，夷然自若的問道：「哦！兩位嫌一百兩銀子太少嗎？可要多少才够呢！」拿二弦的漢子把怪眼一翻，喝道：「姓邱的，你這幾年來橫行霸道，給財主做走狗，也賺够了錢啦！大江南北的綠林兄弟，個個沒有一頓飽飯吃，還不是爲了你這間武威鏢局嗎。千人瘦養一人肥，天下那有這樣便宜的事？你今天押運二十萬兩銀鞘，給我放下一半來，好好讓你走路，不然的話，叫你人人流血，知道沒有？」

怪漢子這樣一發橫，武威鏢局的武師和鏢夥，再也沉不住氣，鏢師楚兆熊喝了一聲：「放屁！憑你這叫化模樣，也要十萬兩銀子？吃我一刀！」颼的拔出腰間雙龍折鐵刀，刀光一閃，用了個「五丁劈石」的招數，斜肩帶背，照那使二弦的漢子砍去，那怪漢子哼的一聲冷笑，微一晃身，也不見他怎樣縱跳閃躲，楚兆熊的折鐵已經砍空，怪漢左手拿的二弦全然不動，右手鋸弓一遞，當作點穴判官筆的用法，猛向楚兆熊的脅下點到，這一招出手快捷無倫，楚武師吃了一驚！恐怕被對方點中穴道，不死也要重傷，不敢怠慢，立即向後一跳，那知怪漢招數變化倏忽，陡的把鋸弓向口裡一塞，牙齒咬住

弦線，右手一掌掃出，砰的一响，打中楚兆熊的胸坎，接着左脚横掃過來，喀喇一聲，怪漢這一脚竟把楚武師脛骨掃斷，口裡也噴出一口鮮血，仰面朝天跌倒！兩名鏢夥立即把他扶住，武威鏢局各人不禁一陣大亂！

邱振遠鏢頭看見怪漢出手這樣狠辣，眞個又驚又怒，他刷的拔出自己威震江湖的金背魚鱗刀來，老鏢頭這柄刀是用百煉精鋼打造，刀背冶了一層金箔，閃閃生光，還有鋼花皺成的魚鱗紋，連把帶柄足有三十斤重，武家使這樣沉重單刀的，十分罕見，許多年來，綠林強人見了邱振遠的金刀，無不喪胆！他向那兩個怪漢子喝道：「老夫雖然無能年邁，你們要刧鏢銀，也先要砍下我邱某人的腦袋，來來來，咱們分個高下，可是交手之前，請示名號！」兩個怪漢子哈哈幾聲狂笑，拍了幾聲手掌，藥師王廟門外起了一陣脚步聲，門口現出數十名小盜，個個黑布包頭，眉目精悍，手執明晃晃的鋼刀，把守住藥師王廟四面，武威鏢局各人估不到對方還有同黨，不禁爲之大震！

這時候空中細雨已停，桂月娥凌雲燕由內殿裡換了衣裳出來，看見有人包圍住藥師王廟，她們不禁柳眉一豎，就要衝殺出去，管寒溪知道她們不明底細，立即叫道：「師妹！不關我們的事，切勿妄動！」那邊拿竹笛的怪漢笑了起來，說道：「邱鏢頭要問我們的名字嗎，賤名不足掛齒，旣蒙下問，老實說吧！我叫做追命鬼吳罡，這是我的師弟勾魂鬼邵武，江湖上有人叫我們做中條雙鬼，字號是挑明了！邱鏢頭，我來接你的招吧！」

邱振遠心中一凜，想道：「中條雙鬼，我祖居河南幾十年，大江南北的綠林人物裡，也不曾聽過這個名字！」越是這樣，越不好惹，邱鏢頭把金刀一晃道：「不管你是追命鬼勾魂鬼， 要動我的紅



怪漢痛下毒手，掌脚齊飛，楚武師當堂中擊。

貨，祇有捨命陪君子的份兒，請二位一齊上！」追命鬼吳罡冷笑道：「收拾你這匹夫，何必咱們兄弟兩人一齊上前，把性命交我還不是一樣？喂！老二，你叫孩兒們準備拿紅貨吧！」這句話充滿藐視，簡直把邱振遠當做活死人！邱鏢頭氣向上沖，喝道：「好！你既然這樣瞧不起邱某，我祇好無禮了！看刀！」話才出口，左掌向刀背一壓，右手金刀一閃，使了着「三陽開泰」，刀鋒摟頭砍到，這是邱家追魂金刀開首一招，別小看這一刀，裡面藏着三手變化，這名叫追命鬼吳罡的漢子，却是不慌不忙，斜身繞步，左掌虛勢一掠，右手竹笛逕向邱振遠面上疾點，邱鏢頭見他身法輕靈，招式奇特，當下不敢搶攻，向着橫裡一閃，硬把「三陽開泰」的刀招撤回，吳罡笑道：「邱鏢頭，我這管竹笛子可以拿來討飯，也可以拿來玩蛇，兵刃也是這個，閣下可小心了！」話未說完，竹笛一遞，接連圈出三點，分上中下三路，同時向邱振遠身上打到。

邱鏢頭外號叫金刀無敵，眞個還是生平以來，第一次遇着這樣的勁敵，他這竹笛一出手就是三點，不知道那點是虛，那點是實？祇好見招拆招，用個「蒼鷹屛翅」，刀光一展，橫截笛身，估量敵人短笛是竹木所製，決不敢挨接刀鋒，誰知邱振遠金刀一湊竹笛，立即覺得對方這支短笛，像有粘膠一般，輕輕一卸，噹噹兩响，彈中刀鋒，這一下正是內家裡面的「四両撥千斤」，邱振遠虎口發疼，金刀幾乎脫手飛去！不禁大吃一驚，連忙向後一跳，吳罡竹笛撞歪刀鋒，趁勢向前一掠，似鷹隼摩雲，短笛照他眉心「天印穴」點到，好在邱鏢頭後退得快了一步，勁風掠鼻而過，隱隱生疼，邱振遠背心直冒冷汗，知道今天遇的中條雙鬼，委實是厲害的人物，他立即把七十二路邱家金刀法，一招一式的施展開來，刀光霍霍，進如神龍舞空，退似餓虎出柙，未顧勝先防敗，把全身遮了個風雨不透！

第二十回：名山訪劍癩道逼四俠

金刀無敵邱振遠這樣的以守爲攻，追命鬼吳罡呵呵一笑道：「大名鼎鼎的邱家無敵金刀法，我以爲怎樣了不起，原來不外如此，這樣的金刀法，眞個笑掉了別人的牙齒啦，還是改一改名，叫做烏龜刀法吧！」他一邊譏笑着，一邊佈開竹笛，縱送橫擊，一時當判官筆使，拍撞點打，一時當五行劍用，吞吐若電，在刀光飛舞中進招，招招惡毒，指向邱鏢頭的穴道要害，邱振遠雖然憤怒已極，仍舊緊守門戶，刀影如山，四方八面揮舞，宛似銅牆鐵壁，兩下裡一攻一守，起落進退，一連五六十合，邱老鏢頭雖然居了下風，可是守得井井有條，絲毫不見敗象，武威鏢局的武師和趟子手，看見這個情形，個個人的心方才安定下來，不約而同的吁了一口氣。

吳罡看見對方刀法綿密無比，暗裡想道：「這姓邱的外號金刀無敵，果然不是純盜虛聲之輩！」他忽然生出一個主意，高聲叫道：「小心！醉笛來了！」突然間把頭巾抓了下來，向着地上一擲，長袖風舞，狂奔疾走，繞着對方大兜圈子，一根短笛完全不依招數，歪歪斜斜，東邊一勾，西邊一劃，好比發了瘋癲，又同中邪酒醉，短笛伸縮吞吐，如走龍蛇，有時候明明看見他一笛向自已面門劃來，可是邱振遠立刀一封，他的短笛立即改變方向，直搗敵人小腹了！總而言之，對方每發一招，必定半路中途改變方向，瞻之在前，忽然在後，另外一隻左手也不閒着，揑做劍訣的樣子，駢指如戟，不是點穴，就是抓拿敵人手足關節，吳罡這一路短笛法有個名堂，叫「藍釆和醉笛」，雜亂無章，唯其是

這樣不依章法的招數，更加難以抵擋！邱鏢頭勉强抵擋了一二十招，立即破綻百出，難於抗拒，只好展開刀光，封擋住面門各處要害，又拆了六七合，邱振遠猛覺右膝蓋一麻，原來被追命鬼吳罡倒轉竹笛，笛尾向前一送，點中了他「白市穴」，邱振遠暗叫不好，正要向左邊直竄開去，運氣沖開穴道，那知道追命鬼短笛如電，接着又向他的「笑腰穴」一點，搗個正着，邱振遠連被對方點中兩處穴道，就是金剛鐵漢也挨不住了！撲通，一交跌倒在地！

追命鬼一着得勝，托地向後一跳，哈哈笑道：「邱老鏢頭，承讓了啦！」扭頭向勾魂鬼邵武道：「老二！姓邱的和我鬥了七八十合，總算是一條好漢，他的紅貨咱們拿走，饒了這班人的性命吧！」邱振遠一聽之下，氣得滿天星斗，幾乎暈了過去！

勾魂鬼邵武兩條倒搭着的弔客眉，聳了一聳，冷冷的向部下小盜喝道：「孩兒們！拾鏢！」十幾名黑衣小盜直向廟門湧進，武威鏢局各人看見自已這面，總鏢頭邱振遠被點了穴道，躺在地上，副鏢師楚兆熊也受了重傷，動彈不得，可以說得是一敗塗地！那裡還有抵抗的勇氣呢？個個噤若寒蟬，任人宰割，眼看邱振遠的身家財產，固然毀於一旦，半世英名，也要一掃而盡！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，管寒溪再也沉不住氣，大喝一聲：「那一個要刼鏢，不准亂動，一動便沒有命！」

這一聲喝响如霹靂，出乎中條雙鬼意料之外！追命鬼吳罡冷笑一聲道：「原來還有一個小子不服，喂！小龜蛋，你是邱振遠的兒子，還是他的門人，父母生你可不容易，別要節外生枝，活得不耐煩啦！」管寒溪大怒道：「放屁！我們是過路人，因爲避雨同在一處，你要趕盡殺絕，小爺爺看不順眼！」他的話還未說完，吳罡陡的把身一幌，右手短笛一揚，左手劈拍兩聲，就要向管寒溪面上打

去。

吳罡這一下本來想出其不意，給管寒溪一下耳光，叫他知道自己厲害，那知管寒溪是鐵簑眞人高足弟子，那有這樣容易吃耳光的道理？他立即把面一偏，陡的用了着反臂擒拿，左手一起，使了着「金絲纏腕」，直抓追命鬼的脉門，底下一腿飛起，直向吳罡小腹踢去，這一招名叫「上下交征」，正是武當長拳的絕招，吳罡咦了一聲，倏地撤回右臂，向後一跳，厲聲喝問道：「小子！你原來是武當門下！」

勾魂鬼邵武冷笑道：「武當派的弟子，居然也替人保起鏢來，眞正是天下奇聞，喂！小子，你師傅是那個？」原來武當派門下七大戒條，第三戒條凡是本門弟子，練成武技之後，決不能够給人家保鏢護院，所以勾魂鬼才有這幾句話。管寒溪還未回答，桂月娥已經嗤的一笑道：「狗强盜，我們不過是過路人，跟姓邱的也是萍水相逢，怎會給他保鏢？不過看見你們兇橫無理，小覷天下英雄，給你一點教訓罷了！廢話少說，我們師兄妹四個人，一齊上前跟你打架，如果你打贏我們，這紅貨是你的，如果打不過我們，快夾尾巴走路，回去再拜明師，跟師娘練上幾年，再來現眼！」管寒溪凌志輝兩人聽罷，不禁笑了一笑！

桂月娥這幾句話說得十分聰明，她不承認自己保鏢，只說自己愛理閒事，抱打不平，中條雙鬼一聽了這幾句話，氣得七孔生烟，追命鬼吳罡大怒道：「二弟！這幾個小狗仗着武當派的名頭，從中架樑，破壞咱們的飯碗，萬分可惡！咱們先送他回姥姥家去！」話未說完，桂月娥嗤的一劍，「起鳳騰蛟」，向吳罡迎胸疾刺，喝道：「醜鬼！看那一個先回姥姥家去！」

追命鬼吳罡立即把短笛向劍身一掛，一粘一按，要用內力巧勁，把桂月娥的劍招卸開，那知道桂月娥的武當連環奪命劍法，已經到了升堂入室的地步，吳罡笛身還未搭着劍鋒，桂月娥劍招陡的向左一卸，「亂推彩雲」，改刺他的右肋，追命鬼叫了聲：「好！」身子一縮，竹笛陡的一遞，直點向桂月娥的「肩井穴」，左掌呼的劈出，凌厲剛猛，桂月娥一扭身閃了開去，他兩個一交手，迅如疾電，眨眼就是三招，追命鬼心中有氣，想道：「邱振遠名震河南，倘且被我打敗，難道連你這個小丫頭，也勝不了？」竹笛一緊，又使出剛才的「藍釆和醉笛」，歪指斜扎，有如飄風，桂月娥知道對方的醉笛法厲害，立即叫道：「凌師妹，咱們兩個人一齊上前，打這醜鬼！」凌雲燕在旁邊已經看得心痕脚癢，要想出手，聽見桂月娥這樣一說，那裡還會客氣？立即把手中劍一抖，加入助戰，平心來說，凌雲燕的本領及不上桂月娥五成，可是她們兩個聯肩並守，雙劍交擊，劍法綿密無比，不理敵人的竹笛怎樣變化萬端，由那一面點來，也可以應付裕如，攻時首尾呼應，守如銅牆阻路，追命鬼吳罡用盡生平本領，也奈何不了她，一連十幾個回合，兩下裡都是半斤八兩，不分勝負！

勾魂鬼邵武看見桂凌二女戰住追命鬼吳罡，剛剛打個平手，自己要刼這二十萬兩銀子的紅貨，變了夜長夢多，不禁怒火勾動，他把二弦一撥，丁冬幾聲，獰笑說道：「武當弟子原來是倚多爲勝的，哼！我也過來奉陪，決個高下！」他把二弦一甩，就要向凌雲燕打去，管寒溪劍光一閃，立即擋在勾魂鬼的前頭，大聲喝道：「好不要臉，欺女子嗎？跟我打吧！」邵武更不客氣，鋸弓一起，猛向管寒溪頸項抹去，管寒溪橫劍一封，用個「烏龍串塔」之式，劍身向弓弦一撞，照道理說，弓弦本是柔軟之物，一撞劍鋒必斷，但勾魂鬼邵武這把鋸弓和二弦本身的弓弦，全是用鏤細的白金絲線煉成，堅韌

無比，任你用多快的刀劍，也不能够把它一下斫斷！只聽嗡的一聲，管寒溪的劍彷彿砍在柔絲上，被勁力反彈回來，邵武二弦趁勢向他的丹田穴一點，管寒溪險些兒中招，好在他還算身手敏捷，立即用個「摟膝拗步」，一閃身軀避開，凌志輝看見對方兵刃怪異無比，恐怕師兄落敗，立即縱步上前，嗤嗤，連刺兩劍，邵武弓弦一揮，又把他的劍點撞歪了，這樣一來，變了以兩打一，六個人分做兩對，在院子裡捉對兒廝戰！

這時候邱振遠已經被武師萬魁元攙扶了起來，邱振遠穴道雖然被點，口中還可以說話，沙啞着嗓子道：「萬賢弟，這幾位少年朋友血性過人，抱打不平，拚出性命來衞護我們，豈可以袖手旁觀，你指揮他們上前跟賊人混戰吧！」萬魁元看見這四個青年俠客可以抵擋中條雙鬼，心膽頓壯，一聲叱喝：「兄弟上前，咱們殺狗强盜！」武威鏢局幾十名鏢夥，一聽命令，紛紛拔出刀劍來，吶喊連聲，直向中條雙鬼帶來的盜黨殺上！

吳罡邵武兩人的武功，本來並不弱於武當四俠，可是看見鏢客上前動手，便知道今日這一支鏢刦不成了，中條雙鬼之中，勾魂鬼邵武爲人陰鷙，喜怒不形於色，他還沉住氣跟管寒溪、凌志輝兩人相鬥，追命鬼吳罡却是性如烈火，他看見鏢夥上前，不禁怒吼一聲。一個飛身跳出圈外，竹笛一遞，撲的一响，點中了一名鏢夥胸口「紫宮穴」，重傷倒地！跟着反手一掌，又把一名鏢夥打得腦門凹陷，眼珠凸出，死於非命！桂月娥凌雲燕淸叱一聲，雙劍齊出，疾刺吳罡背心，吳罡叫了聲：「好！」竹笛往回一揮，反向凌雲燕攔腰撞去，桂月娥陡的把玉手一揚，叫道：「看暗青子！」一陣銀光閃動，七八顆扁蒺藜激射而出，分左右上中下五路，同時向追命鬼吳罡打去。

桂月娥這一手扁蒺藜是鐵簑道人傳授的絕技，因爲蒺藜本身是扁平的，發出之時不依常軌，或者斜飛，或者走之字形，有時候兩三顆蒺藜還拚撞在一起，星雨紛飛，追命鬼估不到桂月娥有這樣奇特暗器，急閃不及，左肩背和右腿根各自中了一顆鐵蒺藜，吳罡陡覺中蒺藜的地方麻辣辣地，痛養交迸，不禁大吃一驚，連忙撤笛後跳，桂月娥大笑道：「狗强盜，你中了姑奶奶的毒藥暗器，還有六個時辰，趁早回去買棺材挺屍吧！」

其實桂月娥的鐵蒺藜根本是沒有淬染毒藥的暗器，因爲鐵簑眞人是個玄門淸淨之士，最恨拿毒藥暗器害人，不過他教給桂月娥的扁鐵蒺藜，却淬煉了一種痲藥，這種藥一沾着破損皮膚，立即攻入血液裡面，發生一種痲辣辣的感覺，不知道底蘊的人，以爲自已中毒，大驚失色，立即忘命飛跑，俗語說得好，兵不厭詐，這不是騙倒敵人嗎？吳罡跳出圈子，叫道：「二弟，我中了喂毒靑子啦！快點扯呼，姓邱的這支鏢，暫時由他過去吧！」

邵武聽說吳罡中了毒藥暗器，吃驚不小，他立即把鋸弓向左一揮，二弦往右一彈，錚錚兩聲，擋開了管寒溪、凌志輝二人的雙劍，正要轉身逃跑，那知道他的脚步還未跨出廟門，門外突然哈哈兩聲，傳來兩聲破鑼也似的怪笑，接着颯聲風响，一條黑影破空掠進！

大家嚇了一跳，急忙定睛看時，進來的不是別人，竟是一個黑衣道姑，這道姑已近中年，鬢髮微白，貌相奇醜，滿身疥癩露出一口嘴的黃牙，也不知道她那個時候衝過刼鏢賊人卡哨來到藥師王廟之外！凌雲燕嬌喝了一聲：「你是那個？」話未說完，那癩道姑身形一晃，劈拍兩聲，凌雲燕不知怎的，粉面吃她打了個大嘴巴，手中劍也給癩道姑夾手奪了過來，拗成兩截，向着地上一擲，叮噹，濺

出六七步外！

瘋道姑這一下出手，快如閃電，凌雲燕被她一掌打得面頰腫起，幾乎跌倒在地！凌志輝勃然大怒！嗤的一劍，「順水推舟」，刺向瘋道姑的右肋，另外一面，桂月娥和凌雲燕情如姊妹，看見她無故受辱，心裡十分氣憤，也把長劍一擰，用了着「神龍掉尾」，照瘋道姑的肩背刺到，這兩柄劍差不多同時刺出來，疾如閃電，那知這黑衣瘋道姑的本領，却是大得驚人，她連正眼也不向二人瞧一瞧，很隨便的一個轉身，兩隻手臂呼的一繞，左右袍袖倒甩起來，一下捲住了二人的劍鋒，凌志輝桂月娥猛覺虎口一震，手中劍像被一股粘力吸住，不禁大驚，正要用力往回撤劍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瘋道姑脚步一旋，身子滴溜溜的轉了半個圓圈，她這一下並不打緊，凌桂二人却是吃足苦頭，肩背疼痛欲裂，如果不立即把劍脫手，腕骨就要脫臼，除非是跟着敵人旋轉，可是這樣更糟，無形中被敵人戲弄於股掌之上！凌志輝、桂月娥兩人衹好放手跳後，瘋道姑袍袖一振，兩柄劍拋上天空，掉頭跌了下來，瘋道姑不等雙劍落地，左右兩手一分，就在空中抓住劍柄，兩劍交柯，拍的一擊，叮噹，凌桂二人的劍，齊齊折斷，上半截斷劍掉落瘋道姑的脚下，大家看見她用腕力撞斷雙劍全不費力，不禁咋舌不已。

管寒溪看見三個師弟妹完全栽倒在瘋道姑的手下，變起猝然眞個手足無措！他弄不清楚瘋道姑是怎樣來路，究竟是不是中條雙鬼邀約來的幫手呢？管寒溪把手中劍一抖，正要向那道姑發話，誰知瘋道姑却是不由分說，斷劍一晃，就用手握斷劍進招，管寒溪衹覺眼前冷光一閃，斷劍已經到了自己胸膛，對方這一下竟然是向自己絕對意想不到的方位進招，來不知所以來，更遑論招架了！管寒溪急不

迭忙的用個「鐵板橋」仰後一閃，再用個「風吹落花」的身法，拔身一竄，總算避開瘋道姑這一劍，可是瘋道姑的出手，疾如迅雷，右手一招，另外一柄半截短劍脫手擲出來，疾如脫弦之箭！一下截中管寒溪的脛骨，劍雖然是斷劍，還有傷人之力管、寒溪脛骨近足踝處着了一劍，血涔涔滴，好在他立即跳開，卸掉大半勁力，不然的話，整隻脚掌也要給對方硬生生的切了下來，武當四小俠在同一刹那間，齊齊吃了瘋道姑的苦頭，不禁心胆俱裂！

這黑衣瘋道姑一出手打敗四名武當弟子，得意已極，哈哈狂笑說道：「江湖之上，人人說武當派是中土武林正宗，內家鼻祖，原來不外如此，眞是聞名不如見面！」桂月娥看見瘋道姑用斷劍傷了自己師兄，又說話詆譭武當派，不禁心中冒火，倏的向前一竄，左手一揚，打出十幾顆鐵蒺藜，直向瘋道姑身上打去！

桂月娥這一手滿天花雨的鐵蒺藜打法，曾經在和坤相府裡，大顯神威，打傷相府侍衛，在紫陽驛行刺和坤，使出來對付小安子，雖然沒有奏效，也叫對方手忙脚亂！那知道今日遇着的瘋道姑，正是專門尅治暗器的高手，衹見她一聲怪笑，兩隻袍袖一揮一舞，發出兩股勁風來，瘋道姑這種「飛袖流雲」的功夫，完全是內家一口丹田罡氣的運用，桂月娥的鐵蒺藜，剛剛近身三尺，已經着了神風激撞，你撞我我撞你，一陣叮叮聲響，紛紛跌落塵埃！中條雙鬼見了大喜，高聲叫道：「這位前輩聽了！如果收拾了這四個武當小狗，姓邱的二十萬兩鏢銀，每人平分一半！」

誰知這一句話並不打緊，反而撞了釘子，瘋道姑本來是一個脾氣古怪，又帶着崖岸自高的人物，她這一次到來，並不是爲了搶刧錢財，更不是幫助中條雙鬼刧鏢，吳罡邵武這樣一喊，瘋道姑的怒火

登時勾起，她倏地一轉身，劈拍兩聲，打了追命鬼吳罡一個大嘴巴，這一巴掌比起剛才打凌雲燕還要沉重，幾乎連半邊嘴的牙齒也完全打掉，順口鮮血迸流，中條雙鬼手下小盜，不禁譁然大叫！

吳罡和邵武都是江湖上成了名的人物，獨往獨來，心黑手辣，做案照例不留活口，平日又沒有跟江湖同道交往聯絡，所以連邱振遠那樣交遊廣博的人，也不曾聽過中條雙鬼這個名字，一旦吃了癲道姑的毆打，試問如何不怒？吳罡暴喝一聲，也顧不得腿上痲癢，舉竹笛向癲道姑肩背「風池穴」點來，邵武也把鋸弓一遞，使了招「急浪翻舟」，弓弦向癲道姑小腹彈到！

雙鬼這一夾攻，武當四俠咦了一聲，感到出乎意料之外！說時遲，那時快，祇聽見拍拍兩聲大響，吳罡的竹笛和邵武的鋸弓，大家連看也不會看清楚，便給癲道姑夾手奪了過來，拗成兩截，擲在地上，接着雙手一分，把雙鬼領後衣服抓住，倒提起來，運力一拋，就像擲稻草人一般，將吳邵二人摔了一溜滾，跌得天旋地轉！癲道姑一聲斷喝：「快滾！如果不滾，貧道再一動手，你們便死無葬身之地！」中條雙鬼還是有生以來，遇見這樣本領厲害的人，嚇得魂飛魄散，立即招呼小盜走了。

可是這時候武威鏢局的武師和鏢夥，個個呼吸緊促，戰戰兢兢，他們不知道癲道姑是敵是友，還是衝着這二十萬両紅貨而來，管寒溪等師兄弟妹四人，三個失了長劍，可是他們仍舊氣勢不餒，立即站成了四方陣，擺出武當長拳的架式，準備迎敵，癲道姑哈哈一笑道：「你們的師傅是那一個，怎的這般酒囊飯桶，教了你們這一點微末之技，就讓你這幾個小子，到江湖上亂闖？」

桂月娥憤恨已極，不假思索答道：「我們是私自下山的，師傅並沒有叫我們出來闖蕩江湖，我們的師傅叫鐵簑眞人，他們兩兄妹的師傅叫銅拂道人，他們全是本派年高德劭的人物，決不會像你那

樣，欺凌小輩！」癲道姑看見桂月娥伶牙俐齒，比武輸了，還在口頭上挖苦自已！不禁呵呵一陣狂笑。

武當四小俠聽見癲道姑笑聲慘厲，宛如梟啼，心裡暗暗發毛，提防她暴起猝攻，施展煞手，癲道姑笑了一陣，突然向武威鏢局的武師和趟子手喝道：「你們在這裡做甚麼？統統給我滾出藥師王廟去！連車子也推出去吧！走遲一步，立即要了你們的命！」她這幾句話一說出來，武威鏢局這班人好比放下心頭一塊大石，又像遇了皇恩大赦！由武師萬魁元以下，個個肚裡暗念阿彌陀佛，菩薩保佑，紛紛駕車套馬，一齊起程，嘶嘶的馬叫聲，轆轆的車輪聲，離開藥師王廟，由近而遠，去得沒影無踪！

管寒溪看見邱振遠一行人押着鏢車紅貨走了，暗裡也替他們慶幸，過了一重難關，可是看見癲道姑一張疤痕滿佈的醜面，冷冰冰的望着自已，不禁又倒吸了一口凉氣！癲道姑哼的一聲冷笑，方才開口說道：「原來你們的師傅是甚麼鐵簑眞人，銅拂道士，那好極啦！你說我以大欺小嗎！很好，横豎我由西域到來，吃飽飯沒有事做，要找尋中原的武林高手，較量較量，現在由你們帶路，帶我到武當山去，跟你師傅比一比吧！」武當四小俠不禁大驚失色，不約而同的想道：「苦也！今番叫這大魔頭纏上了，她還要跟俺們師傅較量，怎生應付……」

管寒溪皺了一皺眉頭，說道：「你要找我們師傅比武嗎？可惜得很，他兩位老人家並不在武當山上……」癲道姑立即喝道：「那麼，他們就在那裡？」桂月娥接口說道：「我的師傅鐵簑眞人在湖北廣濟縣境的黃梅山，我師弟的師傅銅拂道人在襄陽府的大洪山，他兩位老人家雲遊在外，並不曾返到

本山來。」癲道姑立即說道：「那不打緊，咱們同做一條路走，你先帶我到黃梅山去，我就在山上住着，等候你師傅鐵簑眞人回來，大家比一比劍，還有你們兩個小子，可以返回大洪山去，如果銅拂道人回來，你可以向他說，有人在黃梅山上等候賜教，那不是行了嗎？蠢貨！快去！」

原來癲道姑洪仙韻兩次和史存明比鬥失敗之後，雖然忿忿不平，但是也知道自己的子母離魂劍法還未練到盡善盡美，爐火純青的地步，可以跟史存明的雷電披風劍法，互爭長短，所以一氣之下，離開西域，取道到口內來。癲道姑為何要到中原呢？因為她知道西北邊陲之地，除了崑崙派幾名前輩隱俠之外，別無武林高手，換句話說，自己的子母離魂劍，如果沒有別一位武林名手切磋印証，始終沒有進步，單憑閉門苦練，就是再練個三五年，也打不勝史存明的雷電披風劍！所以她索性把心一橫，毅然離開西北，直赴中土，癲道姑想着中原一帶藏龍臥虎，大有能人，自己可以拿着這套子母離魂劍法，跟他比試，藉着較技比武的場合，融合各派各門的劍術持長，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，洪仙韻既然抱着這個心理，一旦見了武當派這四位小俠，如何肯輕易放過？迫他們帶自己上門，找尋他的師傅比武！癲道姑這樣一叱喝，管寒溪四人雖然心心不忿，可是回心一想，除了自己師傅之外，恐怕也難以找尋別人來挫折這個魔頭，桂月娥哼了一聲道：「很好！跟着我們走吧！」一行人向南進發不提。

一路上有話便長，沒話便短，癲道姑跟着武當四小俠，迤邐南行，情形就像押解囚犯一般，不過沒有戴上繩索枷鎖罷了！管寒溪和凌志輝兄妹三人，對癲道姑可說恨入骨髓，但是懼怕了她武功高強，不敢逃走，可是大家都寒着臉，不跟她傾談半句話，祇有桂月娥一個人，却是例外，不時跟癲道姑搭訕，說長道短，間中還尊敬她一聲前輩，所以癲道姑十分高興，一路上吃飯住店，完全由她付

錢，並不要管寒溪四人破費分文，他們走出安陽縣境，不到三天，已經渡過黃河，天色漸漸的黑下來，癲道姑用命令口吻說道：「天色黑了，找客店吧！」

癲道姑沿路上住宿客店，都是叫武當四小俠同睡一個房間，自己就在房門口打坐，倚壁假寐，提防他們逃走，一連三晚都是這樣，這天晚上，大家投了客店，還未吃飯，桂月娥忽然說道：「老前輩，我們要到街上買點東西，這可行嗎？」癲道姑冷笑道：「怎不可以，你找一個人陪伴吧！」桂月娥不禁大喜，連忙找了師妹凌雲燕作陪，就要走出房門，癲道姑忽然喝道：「你們兩個丫頭聽着，你們出外買東西就是買東西，不准搗鬼，如果你們藉口買東西逃走，你這兩個師兄別想活命！說眞一句，他就是人質和押頭，知道沒有？」桂月娥暗裡吃驚，表面上神色不露，笑道：「前輩也太過多心了！你不是要到黃梅山，找我的師傅鐵簑眞人比劍嗎！怎會逃走？我還怕你虎頭蛇尾，不敢跟我們到湖北去呢？」這幾句俏皮兼挖苦的話，把癲道姑的肚皮幾乎氣破！她哼了一聲道：「好！我也不怕你們逃走，更不怕你們搗鬼，限一頓飯時間回來吧！」

桂月娥和凌雲燕暗裡生了一肚子氣出門，她們何嘗是買東西？不過想找一個機會，商量對付癲道姑的方法，兩女俠剛才走出客店大門，凌雲燕立即怒氣冲冲，說道：「師姊！咱們再也忍不住了！一路上給這賊道姑當作囚犯看待，我總不信咱們四師兄弟妹連合起來，打不過她！依我意思，今天晚上就跟她拚了！」

桂月娥用手指按了按櫻唇，說道：「師妹低聲！」她回頭望了望門裡，看見癲道姑沒有出來，悄聲說道：「我的意思何嘗不是跟你一樣？可是這癲母狗的本領太厲害了！」凌雲燕聽了「癲母狗」三

字，忍不住嗤的一笑！桂月娥接着說道：「別說我們四個人不是她敵手，就是再加四個，也未必是她的手脚！我已經想過了，用力不如用智……」她附着凌雲燕耳邊，低低說了幾句，凌雲燕大喜道：「很好！就這樣辦！依你計劃行事吧！」

兩女俠商量既定，爲了掩飾癲道姑的耳目，特意到街上買了一點女人用品，像宮粉胭脂之類的東西回來，返入客店，癲道姑也不問她們買甚麽東西，這時候店夥送進飯菜來，桂月娥忽然說道：「店家，給我來一壺酒！」店夥應諾一聲，管寒溪看見師妹無端端的要喝酒，十分詫異，凌雲燕却朝着他使個眼色，管寒溪若有所悟，便不再問，須臾之間，那店夥果然燙了一壺老白乾酒進來，桂月娥笑道：「前輩！我來敬你一杯，權作洗塵之意……」底下的話還不曾說出，癲道姑已經伸手把桌子一拍。

（欲知後事如何，請閱第五集。）

金鋒著武俠小說

子母離魂劍（四集）

著作者：金鋒

出版者：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

香港上環新街七至九號
電話：四八一七三
郵政信箱一五八六
電報掛號四〇一三

印刷者：環球印刷所

定價：八角

1750.76.70

Printed in Hong Kong